

本刊已依法呈請內政部中宣部登記

時代青年

胡適題

第一卷

第三四期

(合刊本)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時代青年社編輯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啟事

(一)

本刊第三期適當暑假期間，以工作不便，臨時停刊。事前未能露佈，良深抱歉。諸希 讀者原諒是荷！茲爲進行便利起見，以後每年一七兩月停刊，二八兩月改出合刊本，價目照舊。並祈 注意爲幸。

(二)

本刊稿件擁擠，積壓頗多，甚以爲歉。嗣後當陸續刊出，賜稿諸君，祈予原宥，不勝感盼之至。

目 錄

1

時代青年第三四期(合刊本)目錄

時代現象

做何感想？

一恒

日外務省將派菊池寬來華

董濟民

中國人的處世

陶菴

漫談現文壇

蝸牛

中國報和外國人在中國所辦的報

達人

研究·批評·介紹

怎樣做一個非常時期的青年

王丙辰

華北農村婦女生活的探討

呂化

給中學生講考古學

侯仁之

顧炎武論文

蓬閣

目 錄

2

文 藝

蓬轉(小說).....	曹 占
海德格博士的實驗(小說).....	{ Havthorne 作 李 瑞 生 譯
母喪(散文).....	汶 源
跌子講的故事(散文).....	{ W.S. Maugham 作 沈 和 譯
初夏(詩).....	馬際融
輓歌(詩).....	前 人
青年生活	
寫給青年朋友們之三(通訊).....	許書五
靜靜的日午.....	李德俊
夜.....	方廣霖
魚船上.....	路 星
阿房宮(詩).....	彥 珂

時 代 現 象

做何感想？

一 恒

近中我們發現了一則奇怪的「時代現象」，那就是八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廣告欄中所載：灤縣第三區公民代表「恭頌灤縣縣長袁公冀萊，顧問××××××××，總隊長李公海天德政」的一條廣告。其中有云：「……今春袁縣長蒞任，他務未遑，即提前整頓民團，嚴行防範，與××××××××兩顧問，暨總隊長李公海天和衷共濟，凡利國福民之舉，事事認真，

……相與慘澹經營，不遺餘力，……文武交歡，……軍民合作」……真有所謂「王道」氣象，唯頌仰縣長，隊長之「德政」，並及於兩位顧問，而且能「利國福民」，「文武交歡」，真可謂難能可貴。但不知一般見到這則廣告的友邦人士做何感想？更不知我們後世子孫見此「難能可貴」的史料，又將做何感想？

日外務省將派菊池寬來華

董濟民

自從九一八以後，外國素負盛名，主持正義，具有人性的文學家到我

國來的總算不少。其中如羅曼羅蘭，德萊塞，蕭伯納以及黑種詩人休斯等

。他們有的為團結愛好和平的人民作反對人類互相廝殺的運動，而來中國，或者純粹以遊歷的性質來滿足個人好奇的慾望。至少他們都未帶着毒害弱小民族的藥劑，且大都露着人的真面孔。他們都坦坦白白地說實話，也讓我們清清楚楚地觀察他們。在政府方面雖不大歡迎這種外賓，可是在中國的文化界和廣大的羣衆中間却受到熱烈的擁護或好感。中國人素來敬重和平的平民的文人，近年來更不分中外。眼見許多青年對外國人的作品比本國的更感到興趣。那麼真正的外國文學家到中國來，當然竭誠歡迎了。

最近日本外務省要派菊池寬來華，據說是藉以促進兩國文化提攜。現

在菊池寬決定九月十日左右偕同秘書數人啓程來華，三四年來，中日經濟提攜的口號，一唱一和的叫得震天響，震得我們差不多昏聩了。這次又派菊池寬在文化上拉我們和我們握手，實在不敢領教。

提起菊池寬來，中國人或许有些耳熟。他原是日本皇家政府的御用文學家，老資格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兼戲劇家。他這回帶着外務省的國策而來我國，是在增兵，走私及華北經濟獨佔之後，那麼菊池寬到中國來的意義，和他所負的使命，以及對中國的關係，不難推測出來。

且看這隻老鴛鴦在寬池中玩什麼把戲，這隻老蝴蝶在菊花上散佈什麼花粉，有沒有毒質在裏頭？我們要嚴密地監視，深切地注意！因為羅曼羅蘭等和菊池寬輩雖同為外國文學家然

而不是同一典型的人物呵！

中國人的處世

蝸牛

法國小說家里比蔣斯基在北平同往訪的記者說，在他看來，中國的人與人，物與物間的距離非常之遠，一個旅行者到了上海，是看不見中國的真正面目的。到了南京，一切就不同了，伴你參觀的嚮導者，可以背誦法國最近的新詩，而在傍邊却有一個大字不識的農夫，在流着污水的秦淮河傍正興築偉大壯麗的大廈，這一切，在她看是充去滿了矛盾不調和。

過去有十位教授聯合宣言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反對西化，經幾位主張全盤西化，也就是充分世界化的教授，加以反駁，那邊不響了，於是到底應該怎麼樣還是與沒發宣言以前一樣，沒有解決，這又是一大矛盾。

以上這些矛盾，且拋開不談，單說中國人的處世態度，西方人說，因為人生是短促的，所以可貴，所以得認真的活下去，中國人說人生不過數十年，何必認真，馬馬胡胡過一天算一天吧，既然抱着這種馬胡主義，所以看天下的事，沒有一件嚴重的，同時頗以為自己這種態度，非常聰明，看見別人認真，以為是傻子，於是少數傻子，也只好馬胡起來。借錢不還，約時不到，鈕扣不扣，或是公園裏明明寫着「勿走草地」的小牌，而草地被人踏的稀爛，這全是馬胡主義的十足表現，因為馬胡，所以崇尚無為，所以人家事事日新月異的時候，我們仍然是毫無進步。人與人的關係，

或人與物的關係，還是沒有變化，和數千年前沒什麼兩樣。

馬胡主義大可以亡國，小足以喪身，不信有事實為証。數日前報載北平近郊有一位四十多歲的漢子，到鐵

漫談現文壇

蝸牛

大凡一篇文章，無論是一通告示，或是一封家信，沒有無內容的。因為是先有了要說的事情，然後用文字這工具將它表達出來，換言之，是將事情叫看的人明白是目的，表達這事情用的文字是手段，看文章的人至少有權力問一問這篇文章寫的什麼，或是寫的怎樣，文藝作品當然不能例外

• 而我們中國現文壇上的作品，竟是大大的例外，稍一翻閱所謂第一流的雜誌或是週刊，所謂創作，大概是無所謂內容的，是那麼五六千字的文章

道傍乘涼，坐鐵軌上，手持芭蕉扇，披禁當風，怡然自得，無何，朦朧睡去，及至火車一過，血肉橫飛，於是結果了他馬胡的一生。

，句子不通，是不稀奇的，讀者看完以後，當然是莫明其妙。若稍一問，自然有同黨的人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最後的結論是你不懂，那是你自己淺薄，程度不夠，與作者無涉，若是批評，就更妙了，不是捧，就是罵，態度是最主觀的，理論是最霸道的，總離不了以下這樣的詞句：「我常想」

我以為「偉大的作家，偉大的批評家」，好像只要多寫幾個偉大，他的文章也就偉大起來，又有些批評家最喜在文章裡修談自己的私事，將個人的恩怨統製了進去，在他自己，大概以為讀他的文章的文，皆有聽他訴說恩怨的似義務的。

在這種烏烟瘴氣之下，一些作者活着，一些書店開張，一大羣讀者出錢。

我奉勸讀者，與其讀雜誌，不如讀書，與其讀新出的書，不如讀文學史上有定評的書。遠離這不清明的空氣，培養自己高尚的趣味及鑑賞力。

中國報和外國人在中國所辦的報

達人

當你拿起中國報紙時，新聞欄中常有許多「×××」「□□□」或空白

，有時也許嫌空白有點「那個」，便亂弄一些廣告來做臨時代表，這會使你

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因之看完報紙的人，心中常浮着一個「？」，同時顯有了弄個明白纔覺痛快的願望。（不要輕看這種動機，這是造成人類文明的基礎。）

於是便向朋友們探詢，或是搜集容易看到的報紙，以期把使自己發悶的繩結解開，但給你一點答覆的是外國人所辦的報。

我們無意反對當局檢查新聞，（因為在一定場合下，報紙的消息確有統制的必要），而是希望把這類的事做得合理化些。我們知道每逢中國報上有了「×××」以及「□□□」或空白

之後，外人所辦報紙的訂戶便突然增

多起來。（我們知道在常日非看外文報不可的中國人究屬少數。）如此，經驗使一般人常是看外人主辦的報紙，信賴外報的消息而不信賴國人自辦的報紙，（雖然中國之通訊社的組織，遠不如外人，但國內的消息，外人所能採訪到的，中國通訊社也大半可以訪到。）於是外報可以無中生有，

奸人乘機造謠，馴致人心浮動，造成社會一種不安的形勢。不能發表的消息，中外報紙須一律不得登載，外報可以登載的事實，中國人的報紙如只有空白以及「××

□□」之類，真令人覺得有些「那個」

。所以在我們不能控制外報消息的時候，單方面對國人自辦報紙予以過分的壓迫，使國人信賴外報，無異為之作義務廣告，使奸人易於造謠，不會促使社會人心之不安。也許有人以為中國人有看外文報能力的畢竟少數，然而他們忘記聽覺無能的聾子也真不

多，掩耳盜鈴，不聞鈴聲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這原是一樁愚人的辦法，而常以聰明絕世自目的人，偏常做這種傻事。啊。

我們的手（詩集）

李魯人作

定價：三角

出版處：北平楊梅竹斜街北平民社
濟南代售處：東方書社

研究·批評·介紹

怎樣做一個非常時期的青年

王丙辰

世界的風雲已達到高度的緊張，我們的國家又正如這風雨中的孤舟，艱險萬狀。處在如此一個非常時期的青年，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感到驚恐和不安，如大難之將臨頭。但是恐慌和嘆息，是不能克服這目前困難的，那麼究境該如何去應付這個非常時期，這實在是我們青年目前最迫切需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常聽到一般人這樣喊着：「青年是國家的柱石，民族的先鋒」。不錯假設一個國家的青年，都有鐵一般的意志為民族為國家犧牲奮鬥的精神，共同去保衛祖國，這個民族無論處在如何困難的境況中，總有自拔的一日。青年朋友們，我們將如何負起我們的職責，以拯救這危亡的祖國呢？我們必需對自身及環境有深刻之了解和認識，把我們自己訓練成時代的青年，才能擔負起那扶危救傾的重任。

一、青年對自身的認識

(一)現在青年之通病——中國現代青年因受歷史的遺傳和教育不良結果的影響，大部分青年走到錯誤的路子上去。這不但影響其個人生活的發展，且予國家民族前途上以諸多不利。

甲、盲目的——一部分青年因對環境觀察不清認識不足，往往任感情的衝動，思想行動沒有相當的控制。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最易誤入歧途，鬧得身敗名裂，殊為可惜。

乙、消極的——一部分青年因為缺乏自信力，加以國勢凌替，觸目傷心。一方面覺得國家前途無望，一方面覺得人

生乏味，於是消極因循，聊無生趣，走上慢性自殺之路。

丙、享樂的——這一部份青年是所謂公子小姐派，終日享樂，社會國家問題都不在他們的心目之中。

(二)青年時期之重要性——青年時期在生理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變化。關於身體顯著的發展，霍爾氏曾有生動的描述，其文如下：

「體高，體重，及筋力每年生長的速度，較前增加二倍有餘，身體各部及器官的發展，則失其從前的比例，有的永遠如此，有的暫時如此。有的雖在老年時代，仍然繼續生長，有的則不久停止並且萎縮。舊日大小的數量已不能適用，舊日的和諧已經破裂，……骨與肌肉領導着一切組織，彷彿骨與肌肉互相競爭一樣；一切組織的領導者，因為常常變換，或為骨，或為肌肉，所以常常一張一弛，一鬆一緊。自然將其所有的東西，如速度，二頭肌，背，腿，頸——都賦予青年，並增大青年的頭腦，胸膛，臀部，讓青年男子成為進取的分子，讓青年女子具有適當的體格，以備成為母親」。

在心理方面青年因環境的擴大，發現自我，在心理上和情緒上却十分緊張而且精力充溢，元氣旺盛，而反省思考的能力，亦已成熟，便覺得需要一種新的自由，極容易對於一切已成的傳統，表示懷疑。於是有志青年，若在舊制度的幾方面行為不遂，便對舊制度表示反抗，並根據自己的需要與見識，設法創造一種新的制度。

總之青年時期，在體力方面富有活力，在心理方面富有反抗精神，創造能力。不但在生活創定人生基礎，設有正當之發展，為國家為社會必能作出一翻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二、青年對環境之認識

(一)民族危機之認識——中華民族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後關頭，這是每一個青年心目中所感到的最嚴重的問題。我們把這個問題分析起來，不外內憂和外患。中國自鴉片戰爭直到現在八九十年中，無日不在外患逼迫煎熬之中，割地賠款，訂定不平等條約，層出不窮。而自九一八事變以還，東北四省既已失掉；華北危機，日趨緊張。我們目所見耳所聞到的，處處都是血淋淋的事實，令人疾首痛心。古人說「多難興邦」為什麼這四千餘年的古老民族却大有江河日下之勢？

至於國家社會的內在情形如何呢？更是天災人禍，創痍滿目了。在農村方面，因為水旱天災，及帝國主義經濟的侵入，早已陷於窮困破產之中。在都市方面，我們只見到消極因循，窮奢極慾的現象。而最令人痛心的，是遍地的匪患與夫自己的意氣之爭。頻年的內戰，把國家精力消耗於自殺之途，而不能合力團結以外向。這又怎不給敵人以絕好機會，而肆行無忌呢？

上述情形，民族危機迫於眉睫，如果國人，——尤其是青年份子——仍沉迷不醒，國家的前途真是不堪設想了。

(二)國際大勢的認識——中國是世界的一環，中國的問題也就是世界的問題。何況這具有人口衆多，土地廣大，物產豐富，生產技術落後，門戶開放的國家，已成為帝國主義競爭的場所呢？自歐戰以還，帝國主義因為犧牲過甚；疲憊之餘，形成了暫時的安頓。但自世界經濟恐慌之後，帝國主義間的經濟鬥爭又到了無可解決的時候，於是就準備訴諸武力，而弱小民族也就成為他們的犧牲品了。試看意亞戰爭，就是英意衝突的結果。而我國東北之淪亡，華北之危機，又成了日本對付蘇俄的藉口。在這樣一個利益矛盾，危機四伏的世界中，各國都在努力於作戰準備，蘇俄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東境的重兵鎮守，日本的海軍平等計劃，大陸政策的積極化。英美的海軍建設，德國的重整軍備……都在顯示着世界的不安。但是試問我們中國，究竟有什麼準備呢？我們真有點心驚胆寒。因為將來太平洋的風雲一旦爆發時，我們不僅是大戰的目的物，而且是大戰的戰場，那時我們的同胞，祇有聽人家蹂躪，我們的土地只有聽人家宰割了！

三、青年之覺悟和責任

我們青年處在如此艱險的非常時期，必須自身先有澈底的覺悟，為民衆的先導，負起拯救危亡的責任。

(一)要求自我訓練——我們要想作一個時代的青年第一要件是訓練自己充實自己，才能負起重大的責任。要如何訓練我們自己呢？茲述之如下：

甲、精神上之訓練：

消極方面要：(一)剷除自私自利的心理，(二)消除萎靡頹唐的習慣，(三)打破個人主義頭腦，(四)保持崇尚和平的

觀念。

積極方面要：(一)養成爲國犧牲的精神(二)有愛羣合作互助的觀念，(三)養成禮義廉恥的道德習慣，(四)要有爲民族生存而鬥爭的民族意識和禦侮觀念。

乙、知能上之訓練

消極方面要：(一)剷除迷信虛玄的心理，(二)剷除虛偽奸邪的惡習，(三)剷除好逸安閑的觀念。

積極方面要：(一)培養科學研究的精神，(二)養成勞動服務的恆心，(三)訓練生產創造的技能，(四)研究實用科學及軍事知識。

丙、體格上之訓練

消極方面要：(一)剷除重文輕武的觀念，(二)剷除怯懦畏縮的心理，(三)剷除好靜惡動的思想，(四)糾正日常生活的一切惡習。

積極方面要：(一)鍛鍊強壯的體格，勇敢的精神，(二)培養自信自覺自立的心理，(三)養成軍事的生活習慣，(四)養成服從紀律，執行命令的性格。

我們能嚴格的訓練自己，才能不因循，不自從，有胆有識，有毅力，擔負救國重任。

(二)要擔負救亡責任——青年所要擔負的救國責任，最重要者，可分爲下列幾項：

甲、擴大宣傳喚起民衆——我國大多數民衆，因爲教育不能普及，仍在混混沌沌不知不識之中。如此情形，全國自難聯成一致對外的陣線。現在民族革命之第一步工作，即爲「喚起民衆」。青年不但自己要有澈底的覺悟，同時要喚醒大多數同胞，使他們知道帝國主義的猙獰面孔和將中華民族陷於萬劫難復的境地的毒辣手段。使他們有民族意識和爲國捐軀求生存的精神。此種工作，我們青年趁星期假日或寒暑假之便，盡力爲之。

乙、深入民間，組織民衆訓練民衆——要救民族的危亡不但要一般人有民族意識，同仇敵愾的精神，而更需要有堅

固的團結。因為有組織才有力量，才能行動一致。現在各地方正在辦理自衛運動，或保甲訓練，這正是我們接近民衆的好機會。我們幫助地方當局，予以精神或物質的訓練。加深民衆自信的心理，抵抗侵略的情緒。如果國家一旦有事，大家共赴國難才能成爲事實。

四、結論

總之，青年時期是人生最重要最有希望的時期，而在茲國難當頭，民族存亡之秋，青年所負的責任至重且大。一方面要充實自己作民衆之先鋒，一方面則須喚起民衆，結成奮鬥的聯合陣線，去求民族的生存。

華北農村婦女生活的探討

呂化

(一) 小引

目前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麼社會？人們都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雖是終日筆鋒相對，但迄今仍未有一致的結論出現。這是由於人們的立場不同，方法不同，認識的出發點不同的緣故；所以他們的批判社會的見地，自然也就是不同了，這個並不奇怪，也不偶然，而且這現象的體現是「有由來也」的。

中國現代社會是什麼社會？這個問題，我們在這裡不必去說牠，所要說的就是中國農村婦女在現社會中所佔有的地位和現狀。這個問題便成了我在本文中敘述與研究的核心。

中國的一切都是落後的，這是人所週知的事實。自從歐西資本帝國主義者開始尋覓市場和掠奪原料因而買舟東航以來，中國問題便列入到世界問題的程序中，這樣一來，其影響於中國社會的流變，是至大且巨的；這強有力的外來影響又配合上中國社會本身的動力，便促使着這徘徊於封建社會中的中國社會發生了流變。整個的社會經濟機構既然發生了

流變，社會上的一切上層建築也就要隨着牠的變動而變動；處在社會變動中的農村婦女生活，也不能沒有變動。但農村婦女生活之在中國，還是滯遲在半封建社會中，這證明了「中國是反動的火山」一語的正確，不過這現象是社會中之一角中的一角，其不能決定社會的一切是很顯明的，但該角中之一角中的農村婦女問題，却也不容許我們忽視牠，因此就有將這問題詳密的研究和敘述的必要。

中國婦女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中的一環。婦女問題是寓於社會問題之中的，社會問題一解決，婦女問題便會迎刃而解的。所以中國婦女問題的解決是要待諸中國社會問題之是否得到解決而後定。

中國北方農村婦女的生活是黑暗異常的，下面便開始敘述她們的非人的生活的情況。

(二) 現社會中私有財產之隸屬

現代中國的社會是以父系為中心，這是誰都明白的，在這樣社會制度之下，財產的隸屬，當然也都隸屬於男子，這種事實，只要你熟諳中國北方農村中的一切生活就夠了，用不着終日在書堆中去尋找。中國農村中有一種流行的諺語：「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又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僅僅這兩句話，已將中國農村婦女的依賴性描寫的淋漓盡致，無微不至了。可是，這樣依賴性的寄生情狀，也真夠可憐的了。

這樣可憐的依附于男子的生活。又豈是農村婦女大眾所樂意做的呢？不過她們已經陷入傳統的社會制度的痛苦深淵中，消極的哀呼是不能打破他們自己的瑣鏈的。

何以一切財產都歸男子所有？這問題只有向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才能夠找到。人類自從母系為中心的社會一變而為父系制度的社會以來，一切的財產也就由女性的手中轉移到男性的手裡，厥後女性本身也就變成男性的附屬品，或財產，因之婦女之在社會上的地位，便漸漸的低落了。女子在出嫁的時候，除了嫁奩是隸屬於自己的以外，沒有其他東西是自己的，而且這點私有物也不過只限於將娶的一個短短的過渡時期，女子嫁娶以後便連這一點嫁奩也轉移到自己丈夫的

手中，一切都聽丈夫的吩咐，任丈夫去支配一切。自己却無一點主權，祇作一個馴服的奴隸。

女子嫁娶後，除了娘家所給的嫁奩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從娘家帶來，嫁娶後便吃丈夫，穿丈夫，所以為人父母的，給自己的女兒找婆家的時候，都是以家產的有無多少為前提。丈夫的年齡身格，康健等，都是不要緊的。又加上自己本身不能和男子一同從事生產，僅做了丈夫家內的助理人，盡盡掃地、擦桌、做飯、縫紉的任務罷了。

婦女到老年時代，自己的丈夫死後，全家的財產不歸屬於自己而歸屬於自己的兒子。所以在農村中變賣家產都是男子出名而出賣的，說到購置田產也是如此，不管兒子的能力如何？是統歸他全權處理的，而自己反陷入被動與被支配的地位。

還有農民的分家，男家長在世的時候，無論家務糾紛到什麼程度，都不能任意分家，不問女家長是否活着與否也不問女家長的意見如何。反之，男家長一死，女家長雖仍健在，却阻止不住自己兒子們的分家，分家以後，女家長便會淪落在困苦坎坷的途徑裡，顛苦流連以致於死。

(三) 婦女在現社會的地位

在現社會的一切財產，既然是統統歸之於男子，女性則一無所有；因為女子在經濟地位上與男子的相懸殊，其在社會上淪於奴隸的地位，那自是必然的了。

我們要將中國農村婦女在現社會中的地位，作一個梗概的敘述，那末就要將女子的一生劃分成幾個時期來敘述，這是為了便利起見，是沒有多大深刻的意義的。

女子的一生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是幼年時代，第二是壯年時代，第三是老年時代：

(一) 女子幼年時代——

在第一個時代中的女子便深居家中，鮮出家門，守着那鐵索一般的舊禮教，而實行過那非人的生活，絲毫不得反抗；烈女守貞的觀念也要在這個時期中來培植，來教養。女子在幼年時代一切的行動必須是慎重小心的，如不見

客人，不理家政，不事生產，而僅僅作點瑣屑的工作而已。說到家人之監督，是如同獄卒之看守犯人似的，女子對於自己父兄的命令只有唯命是聽，決不容許一語的聲訴，飲泣叫苦也只能在暗處行之。豪富之家的女子是如此，窮家的女子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還有一種比較這些更令人痛心的，就是貧家的女子的父兄常將自己的女妹當作牛馬似的出賣了。而這一筆賣身的款子交納時，社會反美其名爲「納采禮」。不過這樣的實事，僅出現於窮苦人家，豪富人却不如如此。

(二) 女子的壯年時代——

女子的壯年時代，便是從娘家娶到婆家作人之賢妻良母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女子所感受到的折磨苦難又較甚於幼年時代。處在中國現代社會下的農村女子們婚姻是不克自主的，她們的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決定的。自己沒有絲豪意見的參與和表白。嫁娶後縱不如意也不能夠有規外行動的發生，倘有不規則的行動，便引起婆家的休妻，娘家的放逐，社會上的唾棄。其能夠嫁娶後，夫妻相愛，妯娌相投，生活且不發生問題的則百僅一二。其餘的人能忍痛偷生的倒居大半，然而亦不免朝夕如牛馬，晝夜吞泣。這種非人的生活大概只有中國農村中的婦女大眾們所能忍受了。

還有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便是女子再嫁的問題。農村婦女的丈夫死後是不能再嫁的，若要再嫁，便遭人們的輕視與侮辱以及社會力量的制裁。縱有夫死後而再嫁的，也是少數，而且也僅限於窮人之家，富豪人家却是沒有敢冒此大不韙的。

(三) 女子的老年時代——

女子在老年時代的生活也不見得優美，在這時候，自己的身子，已經是枯朽了，一切的工作都不能夠做，僅是日吃二餐，徒度時光罷了。這個也只限於自己的丈夫在少壯時代能夠勤勞操作，沒有嗜好，手中能有剩餘的婦女們。否則生活且會發生問題，那真算是苦無盡頭，唯有以死了之。

女子在這時期中，自己的丈夫死了，所有的財產便歸屬於自己的兒子，受福受苦均須視兒子的孝順與否而決定，俗諺說得好：『夫在依夫，夫死依子。』這句話已經將農村婦女在老年時代的境遇和生活表白透澈到極點。

總之現代中國北方農村婦女是要請求「三從」的，在家（娘家）從父，嫁後從夫，夫死從子。這個正是如同以母系為中心的民族社會中的男子的「三從」——在家從母，出嫁從妻，妻死從女——一樣。

統看華北農村婦女的一生，其能過着人的生活的畢竟有多少？她們的遭遇無一不是悲慘的，因之婦女的自決自救，目前也太需要了，太迫切了。這些意見的敘述留待諸於下節。

婦女在中國的將來

中國農村婦女的將來的問題，就是她們自動的改革她們目前的現實及其自救自決的問題。這問題之關於農村婦女大衆的本身上是必要的，密切的。而這種自決自救和自動的改革現實也是中國大衆目前爭取生存的唯一之至寶和武器。

中國農村婦女在中國要改革自己的現實，要算是最近的事實，她們是受了世界潮流的激盪，受了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影響。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因之而漸次提高了。現政府的立法雖是以男女平等為原則，但這僅是表面的改良，這種的改良是不夠的，要明白這問題癥結之所在，是她們在社會上經濟上是否得到平等。假若婦女在社會上經濟上能夠得到平等，則其他的問題，如女子參政權，教育平等以及社會服務等問題便會迎刃而解了。否則現政府縱有這樣的善意，農村婦女大衆那能夠享受得到？她們盡是些文盲，她們只知道晝夜不休的工作着，終日裡叫苦忍痛的偷生着。然而占了中國女婦的大半數就是她們，就是這種住在農村中過着非人的生活勞苦婦女大衆們。僅僅那少數有財產有智識的婦女們的現實得到改良，是不足以談解決中國婦女問題的，這問題解決的中心之所在，是在如何的改革中國農村勞苦婦女們的生活，中國婦女生活的改良也就必須落在她們的頭上，她們的現實生活能夠得到切實的，澈底的改良，這問題才會解決的。這問題的澈底解決也就是中國婦女們作婦女運動的將來的目的。

尾聲

中國婦女生活的改革問題是寓於整個的社會改革問題中，這是本文再三申述的，中國的現社會早已陷入了特殊不景氣的氛圍中，農村的破產，工商業的凋蔽，在在都驅使農村婦女們走上飢餓綫下的死亡的路途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只顧孤軍去奮鬥是不會得到勝利的，二萬萬中國婦女大眾們，現在需要你們自決了，你們要明白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和個人與社會的價值，才能夠找到自己將來的出路。

中國青年婦女們，你們應該認定徒將自己少數具有知識與財產的婦女們地位的提高，境遇的改良，是與中國婦女問題沒多大關係的，你們應該放大眼光，與農村婦女大眾們携起手來，爭取大家的幸福與自由。

一九三六。改作于故都。

給中學生講考古學

侯仁之

- 一、考古學一般的認識
- 二、西方的考古
- 三、中國的考古

(一) 考古學一般的認識

現在「考古」幾乎成了一種時髦口語與流行風氣，這是考古學的幸福，也是牠的不幸。幸的是在於牠的價值已經獲得了社會的公認，不幸的是牠因通俗化而往往遭受誤解附會，這正如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因通俗而致腐化是一樣的。在「考古學」這一個名詞的通俗意味上看，「考古學」似乎是和收集古董沒有多大分別，至多也不過把牠看作探險搜奇的行逕或是

憑弔古墓造訪名勝一類的雅事而已。

其實「考古學」是一門嚴重的科學，考古學者應該具備一切起碼的基本知識。

考古學是把古代人類活動的遺跡，重新發現出來，再加以系統的研究的學問。牠的對象可以是建築，可以是美術，可以是文學，也可以是語言文字以及宗教文化等等。考古學與歷史學不同的一點是：前者的主要目的是在表顯並發現人文進步的程序，而後者只在記敘並說明人文進步的程序而已。所以，事實上往往因考古學上的新發現與新表顯可以重新改造舊日歷史的記敘與說明。因此，精確的歷史寫作，其一大部份是必須建築在艱苦而嚴重的考古工作上的。這正如大家要修建華美的大廈必須先下一番勞苦的開鑿地基的工作不可是一樣的。但因這兩項工作都甚重要，都甚煩雜，所以都需要專門的學者花盡了學生的精力去應付。歷史家的工作與他應有的本領和精神，我們此處暫且不表。現在先看考古學的工作與考古學家應有的本領和精神吧。

考古學的工作包括「探險」(exploration) 這個字通常譯作「探險」，但是用在考古學的工作上往往不甚合宜，因為考古工作雖也包含很多冒險的成分，但牠並不太重視這個，也不誇耀這個，那是探險南北冰洋的壯士或是飛越大西洋的空中英雄所津津樂道的。考古學家，不是「壯士」，也不是「英雄」，只是一個辛勤勞苦的工作者，他的目的不在報紙的誇讚與個人的英名。即便在他的工作過程中包含了大量的危險性。這在他也只認作是應當通過的難關以求獲得他所計劃獲的東西。所以我們從賀昌羣氏譯，不作「探險」而作「探檢」，發掘、整理、研究、陳列、保管等等。因此考古學家應當具備冒險的精神，強健的體格，治事的本領與專門的學識。他至少須懂得數種有關的語文，而且要諳識地理學、地質學、人類學、生物學、礦物學諸種科學的梗概。此外他更須有繪畫的本領照像的技術，否則也須有十分精緻十分良好的助手。最後，他更須具有博大無私，純為學術的道德與精神。例如中亞著名考古學家斯坦因氏(Sir Aurel Stein)嘗在新疆大瑪海沙漠的廢墟中，屢屢發現無數珍貴的壁畫與浮彫等等，都被貪婪無知的我們的好鄰舍——日人——割裂剝削摧殘蹂躪而去，而為之深深慨嘆不已！

上述的資格說來雖然像很容易，而實際上却極爲難能而可貴。因此，考古學的工作遂不得不因此而再加分化。分化的結果，在考古學的園地裏，我們有了兩種互相提携，彼此幫助的工作人員。其一我們稱之曰「田野工作者」，其二我們稱之曰「室內研究家」。田野工作者須等待專門學者的指點與引導；研究室中的學者，則須有待探檢發掘者的新材料的供給。至於能兼備二者之長的考古學家如斯坦因、柏希和(Pellou)諸氏，那真可說是屈指可數寥寥若晨星了！

考古學之正式成爲一門科學，不過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事。那時，丹麥國哥本哈根國家博物院院長湯姆遜氏(J. Thomson)以及德國隋茵(Shweini)公爵私人博物院的管理人李實氏(H. Lisch)在整理分類一切舊存與新得的古物之餘，同時覺察到其間有一線自然的脈絡可尋——即人類文明的演進，顯然可以分作相互遞嬗的幾個時期。而這幾個時期則可以當時人類所用以製造工具的原料如石，如青銅，如鐵等，作爲劃分的標尺。

這種觀念，在湯李二氏，本來還都只是一種胚胎式的臆說。一直等到湯氏的高足弗薩尹(A. Worsaae)氏，出面問世，這才給與此種「觀念」以確鑿不移的證明。經過弗氏大規模的實地考察，以及其同代人尼爾遜(Nilson)史提思士脫拉普(Steenstrup)的共同努力，這才確立了人類文明進化的三階段說——即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與鐵器時代——而奠定了現代科學的考古學之基礎。所以，「考古學」才不過是這樣年輕的一個孩子，也許和你們一樣，連人生的壯年還沒有到，可是牠却已經的的確確給了我們人類的知識與文化以極多的貢獻，豈不是一個大大的「天才」麼？牠的貢獻，我們馬上便可講到，那會使你們迷戀而震聳。不過你們還須想到：這些貢獻都是拿辛勤勞作，甚至於強健活潑的生命換來的。所以發明大王愛迪生的解釋「天才」說是：「九分血汗，一分靈感」真是一點都不錯呢！我們萬物炫惑於其光華耀目的成績而忽略了牠們背後的血汗甚至骷髏！

到我們上一世紀的七十年代，西方考古學已確實由奠基時期進入於大規模的發掘與發現的時期。不過他們零星的考古學上的工作却早已開始，所以我們先講西方。

(二) 西方的考古

要想把西方考古學上的發掘與發現，即便要說個大概，恐怕在這兒也是萬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好列舉幾個比較彰明卓著的熱例，以証其餘而已。你們切勿疑惑我在偷懶，其實燦爛耀目的寶藏，還是等你們自己去親眼領會吧，我這枝筆是不夠傳神的呢！

諸位讀過西洋史的思想都記得那位轟轟烈烈不可一世的怪傑拿破崙吧？他雖是個矮子，識見却高明得很。他並不像你們的歷史課本所告訴你們的僅僅是一個窮兵黷武的混世魔王而已，同時却還是一位扶植學術的英主。——你們知道，就是拿他本人來說，當他晚年第二次被困在大西洋的聖赫倫娜孤島上時，他自己也居然變成了一個熱戀歷史的白面書生（他被幽禁了六年才死）——他如何在一八一二年水天雪地中北征俄羅斯，中入了敵人「堅壁清野」的計策，以致弄得全軍覆沒，狼狽而歸的故事，想是你們大家所熟知的，然而前此當他南赴埃及的行軍，雖然實際戰事上也未甚得意（不要聽他送回本國的戰勝報告！那都是騙人）。而在學術上却意外留下了一件不可磨滅的盛事。——他們找到了龐大的上古文化寶庫的的一把秘鑰！那就是舉世聞名的“Rosetta Stone”。現在聽我把這故事的原原本本告訴你們：

却說拿破崙部下有一位將官，名字叫作卜魯薩（Broussard），駐軍在尼羅河口西岸的聖如蓮（St. Julien）堡寨中。當他計劃軍事之暇，常常到尼羅河下游兩岸的古城廢墟中去徘徊消遣。忽然有這麼一次，他在羅賽塔（Rosetta）的河畔，偶而發現了一塊滿刻着精緻的小畫的青石。本來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因為這種刻有圖形的石塊在附近一帶是屢見不鮮的，並不希罕。不過這位少年將軍所檢的這一塊，却獨獨與衆不同，因為在彫刻的圖畫旁邊，還明明註有希臘文字——你們讀過希臘神話，知道那是比中國開化一點都不晚的一個文明古國，——由此，我們才知道我們已往通通受了欺騙！這小石上所刻的「圖畫」那兒真是什麼圖畫？那也同是一種古代的文字呢，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虧得這位將軍，雖然身為武夫，却也知道其中價值，於是便把牠保留起來。

故事且不講，我們來談談這象形文字。

這象形文字就是古埃及的文字。——古埃及，你們應該知道，這就是那有名的「金字塔」的古國。你們不是常常看見這樣的畫片麼：在一片荒茫的沙漠中，立着一座中文「金」字形的大塔，旁邊還往往有幾個牽着駱駝的行人，比起來小得像一隻螞蟻。對啦，那就是埃及。——後來善於航海的腓尼基人，和聰明絕頂的希臘人，以及抱有非常的政治野心的羅馬人，他們最初的文字，都是從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演變而來。不過在專重實效妄自尊大的羅馬治下，這象文之母的古埃及文字却漸漸被忘掉了。到拿破崙時，歐洲大陸上再沒有一個人會曉得這種古文了，於是埃及的古代文明對於當時的人類，就儼然成了一座無法開啓的寶庫！及待這塊青石找來，上面一邊刻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邊又刻有希臘文字。希臘文字是有人認識的，那麼藉着已經認識的希臘文字，我們豈不是也能讀起并行的埃及文字來了麼？這正如你們檢英華字典是一樣的，這塊寶貝石頭就成了一部「埃及希臘字典」，一把開啓埃及古代文明寶庫的秘鑰！我們有了牠，我們就有了古代埃及的文明史！

不過事實還不這般容易，現在再回到我們的故事來：

後來這塊小青石被從荒蕪已久的埃及攜帶到正在繁榮的歐洲大陸去——真是何等幸運的事——又經過了一位法國學者名叫商坡昂（Champollion）的三十年間的比較研究——「三十年」？在你們聽來有點莫名其妙吧？這是真的，——這才洩露了象形文字的秘密，同時這位厥功不磨的學者也竟因為操勞過度而夭折了。——這又是使我們應該何等哀悼的事——然而我們對於埃及古史比任何其他古國更熟知的原因就在這兒。

還有——

埃及的事是比較太悠遠了，羅馬就近得多。而且羅馬人所用的拉丁文現在還有許多人認得，而且還有許許多多羅馬帝國的書籍和遺物保存下來供我們研究，使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許多事體，不過這還都是些間接的知識，要想和看電影般的看羅馬人的生活，那却是作夢也作不到的。

不料，萬萬想不到的，就在一世紀前，西方的考古學家却給我們揭開了一座古羅馬人實際活動的大舞台，使我們得

以身臨其境的進入到他們的生活之中去，這就是約在兩千年前被威蘇維火山（Vesuvius）所掩沒的古城龐培（Pompeii）。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本來在西元六三年，龐培已經發生過一次地震，城市建築頗有損毀。這時市民方在修葺救治，却沒想到西元七九年威蘇維火山却又突然爆發了，竟爾把整個的古城都一下掩沒起來，灰燼熔岩的深處竟達六十餘呎，平均深度也有二十餘呎。於是這一時繁榮的中心，從此便被掩蓋在熔岩之下，一直睡了一千幾百年。到了十六世紀末——你們知道這時就是羅馬帝國也滅亡了一千多年了——忽然來了一位工程師Fontana氏偏偏要在這兒開鑿地下水道，無意中碰着了牠，這才知道這兒地下還有一座古城的存在。至於系統的發掘，是一直到了一七六三年才開始。以後又受到法國革命政府的贊掖，以及卜爾滂王朝的資助，到一八六一年又由意政府接手開採。這樣前前後後一共開了一百餘年之久。

然而這兩件考古學上的大實業，還都是由於無意中的偶然開始罷了。在西方最有計劃的大致古恐怕還要算基督教聖地的巴勒斯坦。這方聖地的考古工作，是歐美專家所共同注意的。在已往，英國、德國、美國、奧國都有過團體的組織在這兒作有計劃的發掘，美國且在耶路撒冷設立了考古學院。歐戰而後，美國潘雪維尼，芝加哥與哈佛三大學也各組團體，前往發掘研究，結果都十分良好，只因其性質多屬於宗教方面，故此不備述。

此外又如克里特島的發掘表明了埃及巴比倫的古文明如何以愛琴海島作橋梁而傳布到希臘羅馬，美索不達米沃原的龐大宮殿（都用泥坯蓋成）以及他們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之發現，更補充我們許多文字記載所無的知識。不過這兒也沒法敘述了。其次我們要講到中國。

（三）中國的考古

世界古老的文明，除去尼羅河流域與美索不達米之外，當然只有我們中國和印度了。在中國史上，西域一帶地方是歷代盛時文教所披的區域。同時，此處又從南方受到印度影響的波及，從西方受到波斯勢力的浸漬，是中古時代中外文

化的大熔爐。不幸水源的斷絕與氣候的乾燥化，竟使這繁榮一時的文化交融之區變作了荒無人烟的長漠。在今日，也不過是只有零零落落幾點孤島似的沙漠綠洲而已。上面只住了少數的游牧人，聊以過活。然而大瑪海的乾燥沙漠之保存了西域中古時期的文化遺物，一如尼羅河畔的沙漠之保存了古埃及的文化遺物，威蘇維火山的溶岩保存了龐培古城是一樣的。因此，考古學者又在中亞的崇山峻嶺以及廣漠之中重新尋到了他們的用武之地。

第一次揭發了中亞沙漠的秘密而引起了舉世學者所注意的便是世界著名的瑞典大探險家斯文赫定氏。他自二十歲踏上了中亞的門檻，一混便是五十年，去年七十歲了，當他自新疆歸來時，還會到師大和清華去演講，囑咐着要我們自己本國的青年也在歷史上的長途中，踏下一個結實的印象。他的自傳：亞洲腹地旅行記恐怕是大家所已經看過了的吧？他第一次隻身由帕米爾東麓起身，東向橫穿新疆南部的大沙漠時，中途因水絕幾乎喪生。同行者死去了兩個伴侶三隻駱駝。所付的代價誠然重大，而酬獲也就比例的豐富了。在人人視為危途的沙漠中，他發現了幾處已經久眠地下千餘年的舊都市。可惜他這次沒有充分的準備，未能作盡量的蒐集。以後他又三番五次的組織探險隊來此。最後一次，也就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不過在前數年才完成，範圍已不限於探檢考古，同時也包括了地理、地質、氣象、古生物，人類學等部門。此外，斯氏曾幾次在西藏高原上，出死入生的作着地理的研究與勘查，使他無疑的也在亞洲地理學的探險上名列前茅！斯氏在中亞的工作既已引起了舉世的注意，繼斯氏而來者就一天多起一天來。然而其中成績斐然可以和斯氏相埒的，只不過一個斯坦因氏而已。

他追隨赫定的足跡，遍歷大瑪海中的荒城廢墟。掘得了許許多多的浮彫、壁畫、錢幣、以及零篇斷簡的文獻，一併運到英國倫敦去研究。最後他又到敦煌去在那兒的石室中發現了浩繁的經卷與絕世的孤本，選其佳者，攜帶而去，學術界為之大譁。於是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紛紛來此，把石室的絕世古物，一掃而空。同時，這些新發現的材料之整理與研究，又給中國史學界開闢了一條新途徑，在東西文化交往的研究上，造成了一番新境界。

根據以上所講的種種，我們知道都是外人在那兒勞苦工作，孜孜不休；作考古的工作；就是在我們本國之內，一直到最近也多半是由外人進行。這原因在那兒呢？爲什麼我們國人不自己來幹呢？這，說來話長。原來我國一向便是一個「文字國」，文人學士率都沉醉在故紙堆中——是即所謂考據——根本就沒有容許科學實驗精神立足的地方，所以就更談不到以實地考察爲主的考古學了。況且我們文人傳統的看法，莫不以「少年老成」「弱不勝衣」爲美德，以鋼鐵般的體格與毅力，攀登高山，跋涉沙漠，那都是「野人」或「武夫」幹的事，他們高貴的「文人」不屑來作。

其實也算太自誤，國內近十幾年來也頗有了新的覺悟。考古的工作也慢慢開展了，而且在這短短的時期中，也頗有了相當的成績。譬如北平周口店的開掘，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都是國人自己進行的成績，總算差堪告慰的。現在國立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也分設了一個考古組。該會的主任是燕京大學歷史學系的教授顧頡剛先生，他是近年來在以科學的精神與態度整理並研究中國古籍的唯一傑出的學者，他破壞的精神是猛擊的迅速的；他成立了許多大胆而勇敢的假設，打破了許許多多文字的偶像。同時他的建設魄力與眼光又是熱烈而遠大的。可是他明白自己實力的不足，知道只在舊紙堆裡翻筋斗，是再不會有更大的貢獻的。所以他組織了禹貢學會，在這個學會的名義之下，他預備發起一個實際旅行考察團。這裏面要有各種的人才，如歷史的、地理的、人種的、美術的、建築的、語言的、等等。這組織果一實現，必會立刻集合起一般熱心學術的、接受過現代科學洗禮與訓練的青年學生甘於嘗試一個尚在不可知之數的開始難關。現在他們發刊着「禹貢半月刊」，那正是他們藉以尋求同志的媒介。

考古學的工作，在中國是已經看見萌芽了。中國若大？儘有許多隱埋未發的先民文化的遺物呢！大家興起，分頭去幹，各找自己工作的目標，考古工作不過是其中文化學術部門之下的一個小小分枝而已。中國是滿了收割的莊稼，却看不見一個收割的工人！來，大家來，分頭去幹，政治、經濟、實業、軍事、社會、學術、文化，無一不需要耐勞耐勞體格強健精神煥發的少壯工人。大家來，流自己的汗，作自己的工，喫自己的飯。——考古這項工作，只是這幾百專業之

中的一個小小分枝而已。

到此，或者諸位要向我提起質問，說：『在目下這種國難日深的時期，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或許還有幫忙，考古學這種撈什子，幹牠有何用處？』有人把考古學罵作『比瓦片玩藝兒』，如果考古學真是如此，那末牠自然值不得我們予以鄭重的看待。但是，你們聽我講：如果考古學是對於過去文明遺迹的研究，如果我們的考古學者真能作到像赫定、斯坦因一流人物，那末我們便實在更需要這種學問和這樣的研究者。如果我們早有這樣的學問與工作者，我們對於自己的邊疆有更真切的認識，對於已往的民族精力，有更深切的自信，結果或不致演至今日。然而即時努力，尙且不晚。我們的邊疆內，是滿了等待收割的莊稼了！

時代是在動蕩着，青年宜先抓住那足以使你流盡畢生血汗的工作與事業。有一天機會，作一天「苦力」。果真一天那非常的時代降臨了，大家自會拿同樣工作的熱誠，牽起手來去闢出一條生路。無論時代轉變到那兒去，沒有工作熱誠的怠惰分子，或猶豫不決瞻前顧後，抓不住自己工作重心的分子，在那必來的暴風雨中是將無立足之地的！（他們不配去參加任何有力量的團體）無論你去幹政治也罷，幹軍事也罷，去改造農村也罷，去作考古的工作也罷。事情本身都無大關係。所最重要的是你工作身手的鍛煉，是你工作熱情與志趣的培養。大家來，要作興亡的大事業，或甚至轉移整個人類命運的大事業，先來作個結實可靠獨擋一面的好工人！

二十五·二月二十九日夜。

顧炎武論文

蓬 閣

一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崑山花浦村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西曆一六一三），歿於清康熙二十一年（西曆

一六八二）年七十歲。狀貌英秀，事繼母王氏至孝。明亡時舉義兵不成；母年六十，謂炎武曰：「我雖婦人，然義不可屈」，不食而卒。臨終以勿仕二姓誡炎武。他性既耿介，又承遺訓，於是終生不渝。後周遊天下，所至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自金石碑碣以及地理經濟之學，無所不通。出遊時，後車每滿載書籍，以作實地研究之用。見聞既廣，卓然自成一派；當代目為通儒。康熙十六始卜居陝西華陰。有請講學者，謝之。翌年詔徵博學鴻儒，諸公爭欲羅致之。而炎武預使在京之門人，辭之曰：「刃繩具在，勿速我死」。他既負了用世之材，而未得一試，於是在雁門之北，五臺山東，及長白山下，墾田牧畜，以實行其經濟政策。

著書：有日知錄三十二卷，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未刻），肇域記百卷（未刻），音學五書三十八卷，五經異同三卷，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九經誤字一卷，石經考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經世編十二卷，下學指南五卷，文集六卷，詩集五卷，歷代帝王宅京記十卷，昌平山水記二卷。此外之零星著述，大都收入亭林遺書。

二

顧炎武的學問，以經世濟民為主，最忌空談，因有鑒於晚明之學的狂禪頓悟，空理空談，支離固陋，而願意復於樸實的宋學，故專奉著實周到的朱子為宗，以事事求實為目的，而排斥陸王。嘗曰：

「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興。」（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
國朝學案小識亦云：

「亭林之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夫先生之為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
他的學風，日知錄裏表現的最顯明，而此處所要說的他的文論，也以日知錄內說得最切實明瞭。

顧氏是宗朱子的經學家，也就是所謂道學家，所以他的文學基本觀念是文道合一論，他說：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日知錄卷七第八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又說：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全上第十博學於文）而他又以經世濟人爲目的，則他的文學觀念自也受相當的影響。他于文須有益於天下條曰：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卷十九第一文須有益於天下）

又曰：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恐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與友人書）

這可以說是顧氏文論的總括：他不但主張文須明道，有益於天下和救人（有益與救人是二而一的），而且忌神怪諛佞，排斥勦襲。他爲了貫徹文以「明道」及「有益於天下」之說，故對於當世之文之不能一定能明道或有益者，倘能于後世發現牠的效用時，也全樣的推重它。他說：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者，……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時之用，其可少哉！」（日知錄卷

第十九第五，立言不爲一時

本來道學家的文論，單注重在載道明道。但，所載的道和所明的道，仍不外道學家的空空洞洞的「理」。雖明達如周濂溪，亦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事乎？文藝，辭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通書·文辭第二十八）雖是主張不偏重文辭，可是所謂務道德，仍是純粹理學的。然而，顧炎武的明道，却注重在有益於天下或救人的。現代的文藝理論，已由藝術至上進步到人生派或宣傳派。而顧氏的文須有益於天下或救人的理論，可以說，正是把人生和宣傳兩派兼而有之。

三

顧氏在文的內容方面是要明道和救人的。可是在行式方面也並不忽略。却不像極端的載道派的主張「辭達而已矣」，他是主張尙文的。他說：

「典，謨，交，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遊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乎，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原注）錢氏曰：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刑部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曾子戒之。况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

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全上第九，修辭）

又曰：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全上）

這樣：文，一面要明道和救人，而又注重修辭，不得雜以鄙言；更能證明顧氏的不受傳統觀念的羈絆。他既不受傳統理論的支配，自然要重視個性的發展，所以他說：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全上第十，文人摹倣之病）

又曰：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也。此至當之論也。夫今之不能爲

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爲不稱。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名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全上第十二，文人求古之病）

他由反對摹倣而至於反對泥古。他的主張是：既不廢修辭，同時還須文辭通達。他說：

「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全上卷十九第十一，文章繁簡）

辭主乎達，是文章中的通論也是至論。換言之，「達」者是作文章的最低的必要條件。但，徒務于達，仍然不可，如歌誦功德，肴肩詔佞的廟堂文學和媚人文學等，未嘗不達。然而，這種東西是不能明道的，尤其是無益而有損的；所以這種東西在顧氏的文論內，也極受排斥。他說：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令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全上卷十九第七，巧言）

他爲排斥廟堂文學，甚至卑視韓愈，曰：

「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 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與友人書）

他排斥婦人的廟堂文學，不可謂不激烈了。因之又反對不務實際，內容不充實的文人，他說：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內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舊藩；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楊子雲所謂：摯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全上卷十九第六，文人之多）

顧氏終久是務實際而致用的道學家。反對巧言之後，必然的要貴「直言」了。故曰：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救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全上卷十九第四，直言）

此雖說明爲文須直言。但在內容上說，直言者，直言民之疾苦也。仍與文須「有益於天下」和救人之說相發明。

四

總括起來說：顧氏的文論是道學家的文道合一論。但，他忌空談，尚實際；於是在內容上，要有益于天下，要救人并且要直言民之疾苦，這是極正確的寫實主義。在形式方面，也是不廢技巧的。主張修辭，反對摹倣和泥古，更排斥廟堂文學；而且要求言之有物和文實并茂。因之：顧炎武的文論，在現代的文藝觀念上說，是最完整最不偏不倚而前進的。

然而，像顧炎武這樣載道派的文論，像今日反對載道派的性靈派(?)的林語堂大師之流的，是至死也不會認識的！

人 物 月 刊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要 目

人才教育.....	楊開道
現代大學教育的觀念.....	周逸節譯
為國家服務的普林斯登大學.....	嚴景珊譯
司徒雷登.....	劉廷芳
司徒雷登校長的愛與全情.....	冰 心
威爾遜——一個失敗的大學校長.....	楊開道
章實齋年譜補正序.....	孫次舟
我二人生觀.....	吳 宓
國難與教育的懺悔.....	潘光旦

楊開道主編 北平平民社印行

定價二角

代售處：北平前外楊梅竹斜街北平民社

上海雜誌公司 濟南雜誌公司

蓬轉（小說）

曹 卣

在朱雀橋塊，除掉洋廣雜貨店、茶食店、以及一個小煤棧，一個剃頭店之外，這片小館麵館算是佔了一個優越的地位；雅座的窗子外邊臨着常年潺潺的流水，在夏天水漲時候，看小劈劈船兒從拱形橋洞撐過，看小孩乘採菱用的木桶在水裡嬉戲。傍晚，柳陰下面的杆聲攪成一陣秋風，女人家——有小主婦，小丫頭，傭工，在高聲談論，歌吟一些快快活活的調兒，有爭吵和毆打，潑刺的，她們的頭髮互相纏結，肌肉用力的壓着，彷彿真打到無以復加似的。

於是每天有些閒人，總之，算是幽雅的讀書人吧，在這雅座裡用他們的早晚點，並且人家的丫頭小廝亦紛紛提着珠璣食簍來光顧了，一般人把飯麵當作恰對胃口而有益的食品。

大鑊子安在門外，在這夏月，還特為搭一條竹篾簞子，一而便於顧客，一面也有利於他們的作工。店裡雇有兩個小夥計，和大老板三個並排坐在竹床上忙碌着。案上放着麵胚，分離的小麵塊，這些是用來做餛飩子的。小籐篋裡放着潤濕而新鮮的麵箔，當需要牠的時候，大老板和娘娘就從紗罩裡拿出另外一盆糜子來，用一隻青竹刮，刮一點肉糜在手心的麵箔上，一捻就是一個，順勢掉落在滾水鍋裡，這種迅速的手法，看來是使人發呆的。

尋常，除非在早晨，大老板總和那兩個夥計忙着做餛飩子，麵塊一個個被壓扁，在一對棗核杖子下捻平。一隻手忙着壓扁，另一隻手敲擊着那對麵杖，堅硬木質的撞擊出歷落的聲響，牠使得工作強調起來，快得像從手掌上揭下一重皮，這三對麵杖的聲音，一個趕上一個，協和的敲着

，突然又被另一個聲音追過，互相攙雜起來，這樣持續着。

同樣的，你可以注意到老板娘穿一身拷綳的輕快衣服，在雅座裡穿插着，像一隻花叢裡的「梁山伯」，她仍按照當地的有點守舊的風俗，在髮邊簪一朵剪絨花，頭髮用櫻花水撞得特別光潔，日爲一舉一動過於快捷，以致不能分辨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她是非常年輕，眉尖略爲下垂，有點哀怨意味，那雙眸子都發出一種不可抗拒的光輝，她可以透人深心，牠有着青春寶貴火焰。這和大老板比較起來，像是父女的關係，而實則兩人之間已經有一個善伺人意的小姑娘了。

老板頗爲狼狽的坐在那裡，肥手背上游着小渦兒，像一個嬰孩似的，他有點慙氣。忙得過于快捷幾乎發抖起來，肉糜子已經斬完，從那高及胸際的砧子上括下來，兩柄光亮的刀劈在上面。老板就這樣誇耀着：

「我們這塊就作興這樣囉，斬了糜子就用，現打現兒的，又新鮮又講衛生！」

的確這是一樁笨事，在別的餛飩館往往把過夜的糜子放在井裡保存，待被味覺頗靈的顧主嚐出之後，他們便不

再被信任了。於是這裡的生意就特別好起來，譬如鍋鐵卷啊，鼓樓後啊，接奎橋啊，哪一處哪一個人家不照顧點兒呢！

在忙得比較利害時候，他們的女孩——小鳳兒可以分一部任務，她可以提一個輕履籠上鄰近人家去送餛飩，回來時候把銅錢放在前面兜兒裡，除此之外還充塞一些烏梅糕，果條兒，這些人家的賜物。她動着小嘴用未脫換得好的牙齒嚼着，和口涎一同流到下頰上，搖着她的多髮辮的頭，輕快的跳着。她的頭髮隨時被人整理，人家的少奶奶會裝飾她，給簪上一枝瓠子花，或者結一個稠飄飄兒。

「鳳兒！過來。」大老板笑得眼皮都闔攏了，「又吃的什麼，把點兒爺爺吃……」

小鳳兒跳着過來，去捉爺爺的肥手，暫時他逃避着，他不大喜歡人家干涉他那正在工作的手。雖然他在說話，手裡仍然忙着，他的鍾愛已經分去一部分注意力。

「唔！什麼？果果兒嗎！噫，好東西呢。」

小鳳兒揀一個染成紅色的遞到爺爺嘴邊，烏豆豆的轉着大眼。

「啊嗚！」爺爺做了大馬虎兒，把小鳳子嚇一跳！

「老虎奶奶吃果果！」

爺爺沒好意思的吃她果果，感到那兩個徒弟已經鬆弛下來，於是又開始忙得發抖，這塊剛和出來的生麵胚約莫八九斤重，鍋裡的水又快開了，好容易扯一塊生麵才把小鳳兒打發走，她上後河邊洗麵筋玩去了。

生意快開下的時候，大家手裡無形的放鬆下來，大老板是好心腸的，他知道怎樣愛護他嬌小的妻女，他打發她們上後河沿洗一點衣服，意思是給一機會和鄰居們談談天，讓她忘卻一天的勞累，而自己卻和兩個徒弟在熾熱的爐邊忙看晚飯。

「……你打柴啊，我挑水啊。」

——二人一塊走，

你打柴啊，我挑水啊，

——二人一塊走……」

洗衣女人銳聲而重疊的唱；

晚飯爲要吃得舒適，就陳設在臨街的竹床上，每人分一個鹹鴨蛋，一碟金龍菜和其他的涼菜放在當中。這時蟬子咕噪得稍殺了，開開的蛙聲又開始饒舌起來，

橋上煤棧的吳二娘，茶食店裡的內掌櫃的都出來納涼

了。在天色尙未黑透的時候，聽剃頭店裡彈着鏘鏘的大正琴，噙着天兒，看看路上的碌碌的行人，和小皮匠上鞋子。大家已經養成一種癖好，她們驗看那些鞋幫的式樣，從上面尋出巧妙的痕跡，測度着牠的主人該是怎樣的一個玲瓏美麗的人呢？

麵店娘娘有時爲一點細事而縱聲大笑，但常常，除非是忙碌來逐走這種思想，她是一個跡近憂鬱的人，牠彷彿沉思什麼，此外她還有一種年青人的執抑和任性，因此她常被入寬宥，被人當作小孩子看待。

當傍晚，流浪的鳳陽的女孩子在沿街謳歌，唱一首首頗長的曲子，像在敘述一件哀怨的故事，使人有一種擺脫不開的感情。她們玩着那兩段浸透手澤的鼓棒，以一種輕妙的手勢。在這些女孩子的顰黑而清瘦的面孔上，總有一點可愛，不在五官之長得位置太好，而是那如同炬火的大眼，她有一種溫暖人的力量，如同那歌曲一樣動人，使人同情。麵店娘娘不習慣於以一種內老板的姿態出現在當街，她置身在一塊不被注意的地方，但每逢一個花鼓孩子來，她必定要搶出去，佔了小鳳兒的巴掌大的竹凳，把女兒放在膝蓋上，聽她們唱，同時她變得饒舌：

「喂，變變，你說的崔家包是哪裡啊！」

於是那些女孩子也臉紅起來，她們從小就在各處流徙，爺娘在路上死掉了，他們儘祇留下幾首熟稔的長歌，還沒有給女孩子們解釋過。這些孩子，經過千辛萬苦，變得清瘦而憔悴，她們試驗着以些微的積蓄，置一兩匹小豬，讓小弟弟們去飼養，這些小牧豬奴自己編結一根鞭子，整日在郊外遊逛，凡是豬仔所能棲息的地方他們都能在那裡棲息。

由於這夏月，豬的食料日見減少起來，除掉一些從人家討來的隔宿飯；這些小豬漸漸瘦下去。

「你們的小豬吃什麼呢？」麵店娘又關心又像知道得很多。

「唉——」

這些年輕人也學會嘆息了，她們看到小豬一天天的瘦削下去，沒有食料，沒有可吃的陰濕地方的草。

「你爺爺，娘沒教給你嗎，饑孩子，馬紫菜不是很好的東西麼！」

起初聽到這些話，她們幾乎鼓舞，她們覺得這年輕姑娘懂得太多，但立刻她們就慮到即便是馬紫菜也是很少很

少的了。

「嘻嘻，馬紫菜是好東西，你們明天帶鎌刀和地羅來割吧，我們後院裡多得快把人滑倒了……割一次七八天又長出來，還有——哪個人家沒有個背陰的地方呢！」她和這些孩子弄得很熟稔，像姊妹一樣接近，大老板和氣的躺在竹床上，他決不打插她們之間的談天。

「那麼你們住在哪裡呢？」

「西門外，堤上！」

「嚇哈——哈——哈！」孫二娘在暗處大聲笑出來，使得這些女孩有點忸怩，像這樣流浪的生活並不足使她奇異，像那些少見的鄰居。她隨時加以指點。

「城門快關了，家去了！」女孩子們收下了錢道了謝，從橋上下去了。

「家去了。」店娘娘重複這句子。

每天有這樣快快活活的一晚，聽女孩子歌唱，譚一點什麼，小鳳兒上涼粉担子邊去了，拿着自己的小木碗。

「不要白的，不要藍的，不要……」

「叫你不要弄上蒜糜子和紅辣椒呢！」在暗中一直監察着小鳳兒的行動的店老板大聲喊：

「蒜糜子、辣椒不要放，噲！要多放糖。」

「曉得了，」那邊應着：

小鳳兒永遠把紅的認做藍的，這時她寧神聽着，爺爺說的名字多難記啊！這樣唱着過來。

「糜兒，告告兒！」

大家鬨然笑起來，店娘娘笑得張大了嘴，大老板順執從小鳳兒的兜裡拿出一方烏梅糕往她嘴裡一搯。

「唉！好大嘴！」

於是街的左右，視見這景色的人都笑起來，小鳳兒只顧低頭吃她的涼粉。

小鳳兒玩着兩根凍青木筷子，她的動作是近於求智慧的。這樣問着爺爺：

「哪個高，這個？這個？」用她的小手撫住爺的眼睛，一會兒：

「好了！」

竹床上放着兩根不同長短的筷子，店娘娘就解釋着。

「這個不作興叫高啊！這根長，那根短，曉得了吧。」

小鳳就暗暗記住，怎樣叫長怎樣叫短了。

理髮店裡鏗鏘的大正琴聲已經歇下去，二胡的柔和音響如絲之遊盪，隨時揉絃打絃，把音色裝飾起來。

當買稀黃腐豆的走過時候，大家已經把店門上好，而且睡了一短覺。

隔幾日那些女孩就來割一次馬紫菜，她們割得很出力，幾乎把院子重修一過。完事之後，店娘娘自己的幾件破舊衣服分別送了她們。

從此她們之間有了感情，每夜這些女孩要來唱幾隻長歌。

一天，當早上最忙的一陣過去，店娘娘不幸給開鍋的沸氣呵痛了手指。馬上像嬰孩樣的被大老板挾到後面去，要她好好睡覺來忘卻疼痛，傍晚找那些流浪女孩來陪伴她，自己竭力編造出一些可以發笑的故事來。小鳳兒在牀前玩了一整天，忍耐得有點厭倦的店娘娘到晚仍然坐出來，她執拗的，要邊乘涼邊聽大正琴，和鄰居們瞭天，看看來往的過路人。

這些鄰居們的慰問使得她不好意思起來，吳二娘他們一個個的過來揀看她的手指：

「用洋糖夫夫就好了！」

「小心些個，千萬別下水！」

「唔唔唔，怎幹弄的啊……」

飯麵店門口就圍了一大羣人，以至把路都塞住，

「誰把姆媽的手弄疼的！」茶食店掌櫃的問小鳳兒：

「水！水！鍋蓋，打她！」她親眼看到姆媽一掀鍋蓋，

就升上一股白氣，姆媽幹緊把牠扔開了。

「我替娘娘打！」小鳳兒攞起根凍青木筷往鍋邊跑，可

是給娘娘一把拉過來，激烈的在她的髮辮中間吻着，四周

就讚嘆起來；

「小心兒啊，唉——」

當蟬子的噪喏久已疏遠的時候，風吹得有點砭骨，雁

羣在頭上啾啾的飛過，河邊洗衣女人唱着「孟姜女哭長城」

，聲音和落葉的颯颯相糾結，使得人心突然沉下去。

「正二月子裡來是新」……春，

——家家呀戶戶點紅燈……

跳動而幽婉的曲子。這天稍為冷清些，頂忙的一霎那

已經過去，店娘娘在門口長橙上坐着，靜聽後河沿的歌唱

，野狗在門檻邊嗅着，向裡張望，覺的有人坐在一邊，索

性蹲下來靜待。茶食店的小黃貓把牠柔軟身子擦着店娘娘

的脚，蹣着尾巴，鼻管裡嗚嗚的哼着，任意牠的愛撫，她

為這境界而慵懶。牠想到許許多多事情，幾乎佔去她全個

腦壳。過路人如果注意到會覺得是個美妙的姿態，從那美

妙的姿態看來，她的確有所思索，而且思索得很苦，像一

個小學生解一道數學題目。

放在近處的眼光這時抬起來，她左右前後瞻顧了好久

，從橋頭上下來一個女孩，並沒攜帶花鼓，牠張大兩臂放

步上去迎接；

「怎麼幾天不來了呢？」

「難說啊，警察局要驅逐我們了」「驅逐」兩個字說得

特別生硬，分明是直接引用來的。

「怎幹的？」

「人家誣賴我們偷東西，我們的破瓦窰子都叫翻得稿

死稿爛！」

「……」

「人窮骨頭硬啊，誰個偷東西？要走我們會走，不等

他們攆！哪裡不一樣？算起來在這裡也住了七個月了！」

她說得坦然而且決絕，於是一旋身子，她急于要回去

清理那破瓦窰。

店娘娘茫然的站在橋頭，看那清瘦身子轉進一條小巷，暗自祝福着她們有好運氣，回來頹然的倒在店裡的椅子上。

辭柯的黃葉在打着轉，對門炭棧裡杭呀杭的出煤，肅殺的季節逼近了。

拱形橋洞下面天天划過小劈劈的漁船，一人拿一個竹蓑子涉水罩魚，他們在這時節常以這種方法捕得多量的魚，魚兒不再像春夏天之敏捷善于跳躍了。

這些足以動人哀思的景色啊！大老板是素稔這嬌小妻子的性質的。

「怎幹的，不大舒服嗎？」

今天晚上去看齣夜戲好吧！天也涼快了，戲園子有樂亮的汽油燈，管子，板鼓；釘釘綳綳的不好嗎？快半年沒上大街了，去收拾下子，讓他們看門。

她有點動心，閒坐最容易幻想，而且往往把人帶上悲哀的路子，尋常因為忙碌而不常存留這些思想，但她不時的會伴着寂寞以俱來，甚至小鳳兒也不能使她十分快慰。

——她已經好久沒上大魚市口——這些熱鬧的地方去了。這小生意的人闖家出外了，鄰居們投以詭異的眼光，

小鳳兒在前面跳着。

她的生活永遠這樣刻板，每隔一些日子去一趟大街，帶來一些溫暖的印象，留在寂寞的日子裡玩味。等待那些影子漸淡，他又開始被發現憂鬱起來。

她為那些流浪孩子們時時遐思，從眉宇裡可以認出柔腸百轉的情愛來。大老板閒暇時唱一點「梁山伯」「祝英台」的六字韻兒，這有點悲愴的故事彷彿一種慰藉——心上的滋養。一個多思慮質地的人需要一個同病的朋友，需要知道一點同病的事情。

當肅殺季節已然來到，而且是迫近年關的時候，大老板在橋頭上看報，突然他滾跌下來，在一小時內他為腦溢血而失去了生命。

做麵店裡過不了年，棺材要等明春落土，這是規矩，並且外面的帳沒人去討，那兩個忠心的學徒忙得像擄去頭的蒼蠅，她不好管什麼，祇感到茫然無依。桌上的磁傢俱一件一件的被鄰居偷走；她們之中包括吳二娘每天借帮忙名義，出入十分便當，因之，有時竟抬走兩三張雅座裡花梨木的大椅。

「唉——不要傷心，有我們四鄰帮忙，還不是好事麼

「吳二娘的陰冷面孔。」

她感到這些話頗為刺耳，她的執拗脾氣經過這番錘鍊，變成一個隨和性質，多少有點手腕。她設法打發這班閒雜人出門，估計了損失，添補一些用具。這樣已經被剝削得不像樣子，鄰居們以高利借給錢鈔，給她經手一點小事便蝕去她一大筆款子。

春天，花明柳暗的時節，店娘娘設法把舖子重新開張，兩個雇用了八九年的徒弟在忙着做餛飩子。她和小鳳兒在雅座裏坐着，生意還冷清，最熱鬧的一陣子已經過去。大家感得一種困疲，小鳳兒傍着姆媽，她不再活潑而高興，她希望整日和娘娘在一起。祇一出門隨便送餛飩或者買點什麼零星，吳二娘她們引她過去，以前她對這些人是有好感的，現在她看到這些欺負她姆媽的壞蛋，很討厭的蹙着額頭，給他們一個白眼，於是這些聲音威嚇的叫：

「小精玲子，叫你來你怎幹不來啦，你那狐狸姆媽教給你的嗎！」

小鳳兒幾乎嚇得哭出來，她急急忙忙往家跑。

店娘娘更見清瘦了，那些地痞子唱着「活捉閻瑞生」走進店裏，於是改了調，放肆的唱「馬寡婦開店」，刺耳的在

雅座裡激盪，但一看到小鳳兒偎依姆媽，她的天真使人慚愧。因此店娘娘把她護身，減少這些麻煩。

常麻煩少一點的時候，店娘娘就打發小鳳兒出去送餛飩，讓她上人家逗留一會，她的用心很苦，她相信人家少奶奶一定要詰問小鳳兒店裡情形，小鳳兒已經有很動人的辭令，這麼可以得到人家同情，間接可以得一點幫助，並且外面這些準備吞噬的大口張着，她是無由知道左右情形的。

每天把這小鴿兒放出去，坐在窗邊靜待一點音訊，邊靜聽河邊洗衣女人的歌唱。

炭棧裡派小學徒來討煤錢，要了兩倍的價，並且那些煤屑裡顯然的撿上許多泥塊。

店裡的生意仍然相當的好，她不願意再增添人手，每天忙得手腕發痠，手指不時拘攣起來，但是這却使她高興，許多當面帶刺的話沒有機會聽到，一個念頭也不會從她心頭經過。

夜，當一個短覺睡醒之後，她驚異的坐起來。一個聲音優婉的唱，蠱惑的，她不安的起來，踏着脚尖去摸每一個門窗上的鐵門，試驗着每個都很緊，於是倦怠的投在牀

上，不再介意那聲音，但她終于又懵懂的醒過來，她突然領悟到有拐帶人口的匪賊在這鄰近，她竭力記準，恐怕第二天會忘掉，把他的小鴿兒大胆的放出去，於是她永遠不會飛回來了。

小鳳兒在店裏悶了些日，他學會用紙摺東西，有着濃烈的興味，店娘娘坐在一邊理着女兒的頭髮，從這裡她憶起八九個年頭之前，她的姆媽落着淚給她梳一個髮髻，從此他就失去了姆媽，失去那多病的爺，跟着這胖大和氣的中年人來到這裏。彷彿感到一種不吉的徵兆，她的手指戰抖，把小鳳兒緊緊的摟抱起來。

驗看着舊帳，已經彌縫起來。債務已經大部還清，就覺得一種輕鬆。大老板的棺材在青雲庵裏停厝，每天那兩個忠心的學徒結伴去守夜。

「清明前就要出殯了，」她默默私語：

買稀黃腐豆的已經過去了。桌上的豆油燈快要耗盡，牠的微弱光芒落在髮邊，柔順的頭髮做成一團陰影，倦怠的眼皮快要闔攏，回頭看牀上的小鳳兒睡得正濃。屋上野貓在嗚嗚的叫，踏着久經年歲的瓦簷落作響，她打了一個悠悠的呵欠。突然的，覺得窗紙那邊一響，一個低柔的聲

音開始了！

「——更呀一點月初升，

小奴家呀……」

她本能的以迅速手法熄滅桌上的豆油燈。

「不能再住下去了！不能再住下去了！」她絕望的嘆着，小鳳兒發着輕微的鼻息，在她的面頰邊拂着，漸漸為疲倦所催眠了。

忙着收拾一點簡單的行色，她計算了私蓄，覺得足夠生活，把一部份給那兩個徒弟，囑他們好好維持下去。

「天又快熱了，又快忙起來了！」

店娘娘不甚感嘆的，她想起去年這時正交着好運。晚上在門外納涼，聽人家拉二胡，聽唱鳳陽花鼓，受着鄰居們的尊敬……

「嚇嘻，回娘家去了！」店娘娘孩子似的高興：

「陸格娘家在哪塊呢！」徒弟奇異的問，尋常他們是不習於這樣發問的，這時完全出于真摯，驚訝的張大了嘴：

「娘家？八九個年頭了，還許在呢！……到現在我一點也不怨恨他們。」店娘娘沉思的說着：

「鳳兒，找外婆去！」

她們寂然的在前面走，徒弟給担着行李，內老板的激動，使他們有點莫名其妙。

她預備落宿小火輪上，等明天早班。

剃頭店的二胡幾乎徹夜奏着，從這個曲子到另一個曲子，柔腸欲絕的，在技藝上已經有很大進步了，善于欣賞音樂的店娘娘回頭誇讚着。

西門外長堤對着湯湯的流水，是一個皎潔的月夜，在堤上徐步，空氣漸鮮而使人肺葉發脹。她在幾個傾圮了的

破瓦窰邊止步，念着往昔的人，給他們祝福着。小鳳兒在手臂裏睡熟了。

兩個徒弟在後面追隨着，在堤上流連了好久，才慢慢的走下磴級，從輕便跳板上登了船，他囑咐了許許多多，含着淚滴把大老板的事交付他們。

徒弟踏着月色回去，切切的談些什麼，商量什麼。

明天，甚至永遠，朱雀橋塊將失去一個姣好的店娘娘了。

五月十三日就

海德格博士的實驗

(HAWTHORNE) 作

李 瑞 生 譯

有位與眾不同的老博士海德格，一天邀了四位素來敬愛的的朋友到他的書室中談天。其中有三位白鬚老者，米德保先生，克里革羅大佐，和蓋司孔先生，另有一位容顏憔悴的老太太名叫寡婦維遲蕾。他們都是年逾不惑的老可憐虫，都嘗過人生的酸辛，他們當前大難就是快被送到墳墓裡去。米德保先生在壯年時是位走運的富商，但因為從事

猖狂的投機事業家產蕩盡，目前情形較乞丐稍好點罷了。克里革羅大佐輕擲了他的黃金時代，物質與健康，因他追逐邪惡的逸樂，紙醉金迷，這已給他種上了痛苦的種子，像疾病及各種身體與精神上的苦楚。蓋司孔先生是位在野的政客，是個好名的人，因此見輕於世而致聲名狼藉。說到寡婦維遲蕾，聽人傳說她當年是位摩登少女；但，許多

年以前，她曾息交絕遊，以彼曾作過許多傷風敗俗的風流韻事以致惹起全城紳士們的反感。最值得申述的是以上三位老先生（除了海博士）已往曾和寡婦維遲蕾發生過四角戀愛，有一次為她的緣故，他們三人發醋味幾乎鬧出人命案子。目前要說的是海德格博士的四位老友有時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們不是受了目前困窮的激動就是因回憶「傷感所致。」

「我親愛的老友」，海德格說着讓他們坐下，「我切盼諸位能贊助我完成這個我用來娛樂自己的」小實驗。

假設所說的故事不錯的話，海德格博的書室真是一個精緻絕倫的處所。這是一所舊式的光線不足的書室，屋內佈滿了蜘蛛網還蓋遍了塵土。牆的四週立着許多櫛木製的書廚，在低的書架上堆着一排一排的大號對摺紙做的和黑色的四方四角的書，書架的上層充滿了羊皮面的十二摺紙訂成的書。在書廚的上邊的正中擺着魔術家的銅像，據說他擺着的這個古董，是每逢他遇疑難時用以取決的對象。在屋內的極角裡有個用堅木釘成的密室，小門開着，內面露出了個人骨骸架子。在兩個書廚的正中懸掛一個鏡子，在那高而滿蒙着塵土的鏡片中多映出了個暗黃色的骨架

來。在許多神怪小說中曾提到這架鏡子，牠寓言所有因醫生遺誤而致死的病人的魂靈都包括在牠的範圍以內，他每次向鏡中一看時都在虎視眈眈的向着他的臉。書室的對面點綴着一幅與人同高的一位少婦寫真像，旁邊配着微黃色的絲，和花緞，這種顏色襯出了少婦的服裝。半世紀以前，海德格博士已經差點和這少婦結了婚；但，出乎意料之外，她曾誤服愛人的藥，於新婚燕爾之夕，竟乃香消玉殞。這書室內的神奇奧妙仍具有述說的材料；那本重而大的書用黑軟柔皮子裝訂着，用大銀鈎子打住。背面一個字也沒有，也沒有一個人能知道這本書的名子。但這是一本很有名的魔術珍本；有一次，當一個女僕揭開牠打掃塵土的時候，那人骨頭架子自己在密室裡喋喋的自言自語起來，少婦從畫上伸了一隻腳到地板上，鏡子裡也探頭探腦的露出幾個鬼臉來；當擺在書廚當中的魔術大王的銅頭一霎眉說「暫停！」以後，那些妖魔鬼怪才停住了牠們的表演。

以上是海博士書室中的大概情形。一個暑天的下午在這書室的中間放着一個小而又黑的圓桌，上面擺飾着一個精緻的玻璃花瓶。由窗外射進了日光透過了花緞的幃幔一直射在花瓶上；這樣燦爛的景色反映出這五位圍桌而坐的

灰色老臉。五杯香檳酒擺在桌上。

「我親愛的老友」，海德格博士重復的說，「我能得到大家的協助以完成一個珍奇的實驗麼？」

現在，海博士是位很奇異的老人，他的神奇與妙已成為一千個神怪小說的中心。關於這種寓言，鄙人敢說言之有據；假設我這篇故事使讀者發生了懷疑的話，我決要擔任小說售賣商的一切羞辱。

當四位朋友聽着海博士所說的奇異實驗，他們驚異的像水筒中老鼠一樣的不知西東，各人心中猶如在顯微鏡中的蛛網一樣的紛亂，都在胡思亂想，一切的一切，海博士也常為許多的奇怪的提示所困窘。當大家都默無一語時，海博士跑到書室裡拿着一本大書過來，書皮是黑軟皮子做的，據普通的傳說都贊揚這本子是一冊魔術名著。他解開銀鈎，打開了書本，在黑字的書頁中拿出一朵玫瑰花，已經夾在書中不知多少時候了，但現在那綠的葉子和深紅的花片仍保留着一種深黃的顏色，這朵玫瑰花似為海博士親手所擊裂過。

「這朵玫瑰花」，海德格博士嘆息着說，「這朵萎黃憔悴曾被揉碎的花，在半世紀前曾盛開過。塞爾維亞王爾蒂

送給我的，她的寫真像在那邊懸掛着；當時我預備在結婚時佩在胸前。半世紀前已經寶藏在這本書裡頭。現在，我說牠能開花，不知大家以為有可能性否？」

「瞎話」！寡婦維蓮蕾一搖頭說。「你的話等于問我們說一個年逾古稀的老太婆的縐紋的臉是否能再變為如花似玉的個妙齡女郎的臉。」

「看啊」，海博士說。

他把憔悴的玫瑰花放進了帶水的花瓶裡面去。以後那玫瑰花漂在水皮上面而不下沉於水。一霎時後，終於發生了變化。被捏碎了而且萎乾的花片變為深紅色漸漸的生長起來，好像這朵花由昏迷的睡眠中蘇醒過來一樣；那細而長的花梗和嫩葉的小枝子都變成綠色的；看着活似塞爾維亞半世紀以前送給她愛人的那朵玫瑰花。當花朵一開時，那嬌嫩的紅葉很好看而捲曲的包攏住那水濕了的花心，在裡頭有三兩滴露珠閃耀着。

「這真是欺人太甚」，博士的朋友們說；因為他們剛才目擊這魔術家的神異表演：「請問怎麼弄的？」

「你們從未聽說過『少年的泉源麼』？海博士問道，「關於這個泉子已有位西班牙冒險家名羅斯底來羊者在二三

百年以前已去尋找過的，你們竟不知道？」

「但龐斯底來羊曾找着過那泉水麼？」寡婦維遲雷說

。

「沒有找着過」，海博士回答說，「因為他沒找到正地方，那出名的少年之泉，讓我說實話吧，是坐落在離買客科湖不遠的富勞瑞地安半島的南部。牠的水源為幾棵粗而大的木蘭花所遮蔽着，木蘭花雖經過了好幾百年，但以神水之異功，仍舊保持着牠如紫羅蘭的鮮新的色澤。我的一位知交，知道我好這種奇怪事，他已送給我放在瓶中的這種水了。」

「咳！」克里革羅說，「你的話簡直不叫人信；要將這種水滴在人身上到底發生甚麼變化？」

「你自己判斷一下吧，我親愛的大佐」，海德格博士回答說；「所有大家，我敬愛的朋友，是歡迎這種至寶貴的神水來恢復你們的童年據我自己說已活到這大年紀，我不慌着再重度少年的生活。只要你們許可，我必須注意這實驗的前瞻。」

當海德格博士說着的時候就以返老還童水注滿了四只盛過香檳酒的杯子。很明顯的激起了許多氣泡，杯底的水

泡不斷的翻到水皮上激碎成銀白色的浪花。當這種液體流出芬芳的氣味，這些老人們確信有種真實而使人滿意的真理存于其間：他們雖猶豫着牠的返老還童力量，但均不禁要立刻一飲而盡之。海德格博士終於請求他們稍停一會再喝。

「在你們未喝以前，我敬愛的老友們」，他說，「那比較好一點，假設按照一個人生的經驗的指示去作，你們應當擬定一紙普通規律為你們的指導，在尚未嚐試到第二次少年生活以前。那將成為多大的罪孽和羞辱呢，設若你們僅為自私自利，你們怕不能為同輩的青年在道德與智識上作一個模範！」

這四位老友默無一言，除了他們的微而顫動的笑；所以看起他們來也實在令人噴飯，他們已往作的大錯也非常知道後悔，所以現在就不得不重新起了悵惘。

「請喝吧」，博士說，同時身子一彎：「我非常高興選了這個實驗的題目」。

用他們麻木不仁的手舉着杯子送到自己的唇邊。假設這水真有海德格博士所述的奇效，最不應讓這四位老傢伙喝。他們喝了以後，簡直說不出是年輕還是快樂，坐在桌

子週圍的灰白的，衰老的，無精神的，憂悸的這四位尤物，雖喝了那種還童的水，在他們的精神上或肉體上都鬆弛懈怠看不出有新的發展。他們喝完了水就把杯子重新放在桌上了。

實實在在的，一霎那間，在這小團體裡的各個人的臉色就立刻發生了變化，絕不同喝上幾杯別的普通酒，在這四位老者的臉上立時露出了高興發光的神色來。有種健強的神氣表現在各個人的面頰上，不像從前那種灰蒼色看上去如死屍樣了。他們都彼此的注視着，幻想着魔術的效力已真正剷除了他們的深而憂傷的印痕，這種痕跡深深的刻在衰老的眉額上。寡婦維蓮蕾重新戴上便帽，因她覺着又像個女人樣了。

「再讓我們多喝點奇異的水！」他們熱烈的喊着，「我們現在較為年輕了——但還有點老！快一點——再多給點！」

「安靜些，安靜些！」海德格博士說，他坐着守着他的實驗恬靜而嚴肅。「你們已經衰老了多時。真的，你們很樂意在半點鐘內返老還童？至於水你們願喝多少就喝多少。」

他又斟上四杯水，瓶中水尚未倒完，而這四位老人已變成與他們各人的孫子們的年紀不相上下的人了，當水泡尚在杯沿上閃動着的時候，博士的四位客人各人攫取了他們的杯子一吸而盡連渣也不留下。這是否是欺騙？就是當一滴的水經過他們的喉嚨時，對他們的全身的組織似乎發生莫大的改變。他們的眼睛變為清晰而明亮的；一種墨黑的深影暗藏在他們銀白色頭髮的底下，他們圍桌而坐，三位中年的偉人，還有一位婦人，簡直健康而美麗。

「我親愛的寡婦，你長得真媚人！」克里革羅大佐叫喊說，他的兩眼已目不轉睛的釘住她，他的暮年的陰影離了他的身畔好似由黑暗處重見烈日，簡直高興極了。

這位由老而變為美麗的寡婦深深的曉得克里革羅大佐的稱讚和讚頌是不可靠的；所以她站起來跑到鏡子前面去照照看，但心中仍怕看出一種醜而老的面孔。同時這三位老人表示一種態度證明了所謂少年之水有種帶刺激的特性：真的，苟欲使他們精神方面得到快樂的話，除非就是使他們的年紀打個三折。蓋司孔先生的心情好似又轉注在政治問題上去了，但無論如何若涉及過去，現在及將來的種種問題又難於解決，因為有許多概念與言辭在這後半世

紀中已太欠時髦性了。現在他就立起來向大眾信口開河，說些甚麼赤心保國，民族之光，和大眾的權利等等的話；以後又喃喃自語的說了些危險事，他很狡黠而可疑的低聲說了些話，簡直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一霎時，他又加重了聲音帶點尊嚴的神氣說他的話，好像有位內閣元老在聽他宣誓就職的樣子。這時克司革羅大佐已得意忘形，好像在看歌咏隊合唱，用他的手很諧和的敲着他的杯子當他注視着健而美的維遲蓄寡婦時。在桌子的另一邊，米德保先生為數算幾元幾毛自己出了神，他的意思是想買空賣空作種壟斷市場的買賣。

說到寡婦維遲蓄身上，她站在鏡子前邊對她自己的幻想恭禮而伴笑，她尋思着已往曾特別對那一個戀愛過，她把臉貼近鏡子看看究竟臉上的革而拉撒和縐紋是否均已消失。她把便帽慢慢的脫下來再詳細的審視滿首銀絲已否變成漆黑的。終久，她很活潑的連蹦帶跳的跑到桌子跟前去了。

「我親愛的老博士呀，」她喊道，「請你再賜給我一杯喝！」

「一定的，我親愛的夫人，當然的！」文雅向博士回

答說：「看呀！我已倒滿了這四杯。」

真的，那四只杯子已充滿着奇異之水，當水面上的小浪花紛紛的消失着時，簡直像寶石閃爍的光輝。現時天已黃昏，書室中漸漸黑暗；但有一種恬靜而像月光的燦爛從花瓶中反映到四位客人及博士的肅敬的臉上面。他坐在一把高背，精工雕刻的榿木手椅裡，看上去很襯得起一位有身分的老年人，他的神力已為大家所承認。就當他們喝完最末兩三滴返童水時，差點被他那神異的表情吓死。

但等了一會，那青春生命力的高潮又鑽進他們的靜脈中去。又開始他們的青年生活。暮年，牠帶着惡魔和憂愁，回憶起來簡直是場討人厭的惡夢，但他們已與牠脫離開係了。靈魂的光輝雖已消失許久，但現時又對他們的期望使了法寶。他們覺着自己又成為新宇宙裡的新生物。

「我們年青了！我們年青了！」他們很喜歡的喊着說。他們四位老神仙一變而為中年人了。他們好似一堆幼子樣的，幾為雲那間的年紀改易而變為瘋狂。他們有極度的嘲笑，好像被人騙了似的。他們對自己的老式裝束不禁大笑，那種寬而緣着邊的大衣和少年人的垂累着的嵌肩，還有古式的便帽和健康姑娘的寬的外披衣。一個傢伙站

起來蹣跚的在地板上踱來踱去，活似個長痛風病的老祖父；另一位鼻架二丙假裝着披閱黑字的魔術書；第三位坐在靠椅裡拚命的模仿海德格博士的嚴肅的派頭。以後都狂樂起來圍繞着全屋連躡帶跳的不知如何是好。還有寡婦維蓮蓄——假設這樣健美的小姐被人稱呼寡婦的話——她連顫帶跳的到了老博士的椅子跟前，她玫瑰色的臉上帶着要釀禍的極度的快樂。

「博士，你這個親愛的尤物」，她叫道，「起來陪我跳舞呀！」那四位天人簡直幾乎笑死，你想這時老博士的面部表情要多麼難為情。

「請饒了我吧」他很開雅的回答說。「我年紀大而有風濕症，我跳舞的興頭已消失多年了。但我們之中總有一位活潑的青年願意作她的舞伴」。

「和我跳吧！克萊拉」，克里革羅大佐喊道。

「不行，不行，我得作她的舞伴！」蓋司孔大聲道。

「她於五十年前已允與我結婚了！」賈德保先生狂叫着說。

他們全站起來圍住她。其中一位很多情的握住了她的兩隻玉手——另一位將他的臂腕搭在她的肩上——第三位

把他的雙手塞在她的花紋斑點的便帽底下。甚麼忸怩，志志，爭扎，辱罵和狂笑，她喘的氣循環着噴在他們的臉上，她爭扎着想脫身，但終難跳出重圍。他們為迷人的美麗而競爭，簡直是幅世所罕有的一幅幼稚的競爭者。不多時，當書室裏幽暗起來時，內中顯然有種詐騙，他們仍恢復了以往的古裝，那穿衣鏡反映出這三位衰老，蒼灰，萎黃的老神仙，令人能笑破肚腸的還在競爭一位萎瘦，絕醜而滿面繃繃的老嫗。真令人作三日嘔。

但他們是年青了：這個有他們的烈火般的熱情可以證明。她雖表示着不即不離的態度，但她的美麗已使這三位競爭者大怒發狂彼此間發生了怒目相向。他們為要爭有這位仙女，互相用手緊緊的握住對方的喉嚨。當他們一前一後的爭拉着時，一下子把桌子着的朝了天，花瓶從桌上掉在地板上碎成千多片。那至寶貴的返老還童水也流在地板上像條小河，把蝴蝶的翅膀都着濕了，這小生物是初秋時分已老的快死了正俯在板角上在等死。這小生物從地板上驚起來圍繞書室撲飛，終在傳落在海博士的雪白的頭髮上。

「來來，大人們！——來，維蓮蓄小姐，」博士大聲疾呼的叫道，「我要命也得阻止你們這種喧嘩」。

他們站着發顫也不說話，好比他們剛才的童年已成泡影，重復又返到令人不寒而慄的就木之年。他們望着老海博士，他坐在雕刻的手椅裡，拿着半世紀以前的玫瑰花，這是他已從碎花瓶裡檢出來的。經他用手指揮着，他們才正神各歸其位，他們雖覺着年紀輕，但經過一度急烈的爭鬥也就泄了氣了。

「我可憐的塞爾維亞的玫瑰花呀！海博士嘆口氣說着，就拿到夕陽的影下一照：「牠又變為萎黃的了」。

這樣一來。大家眼巴巴的看着牠漸漸摺縮起來，直到牠乾脆的和博士第一次投進花瓶時一個樣。他把花瓣上的露水珠盡都摔掉了。

「我愛這玫瑰花如同牠剛才盛開着一樣」，他審視了一下，把萎黃的玫瑰花貼近他的乾黃的嘴唇。當他說話時那蝴蝶從他雪白的頭髮上飛下來一直撲在地板上。

他的客人們又開始慳動了。有棒極令人傷心的事就是他們的心神方面有種不可言喻的退化，暮年重新又漸漸的

逼近他們了。這是否是種欺騙？人生的變化就是這樣嗎，他們剛才和海博士還坐在一塊？

「我們立刻又老了嗎？」大們憂悶的大叫道。

真的，他們已老了。那返老還童水不過和普通飲的酒一樣有一種麻醉性而已。剛才的狂歡已成鏡花水月。是的！他們又老了。她已仍變老嫗了，用她的兩隻瘦而無肉的手掩住她的老臉，她願棺材蓋立時蓋住她才好，因為一點也不美的了。

「是的，朋友們，你們已又變老了」，海博士說，「噫，花瓶的水已都流在地板上了。爲了——我也不可惜那個；即便就是那返老還童水流在我的門下我絕不沾一沾我的嘴唇。」

連他的四位朋友自己也莫明其妙。他們立時決定到富勞瑞達去旅行，在早晨大肆狂飲，終久忘不了少年的泉源。

（終）



母 喪

汝 源

我永久忘不了這個日子——七月十三日。

烏雲低壓着房頂，黑暗統制了宇宙。鐘已敲過十一下了，宋君還沒有回來，滿院子裡充塞着死寂。

一陣敲門聲，宋君踏着工友的脚印，踉蹌的向着我的屋子走來，並且用粗聲喊着我的名子，隨着我驚愕的應聲，交給我一封信，啊！原來是家中的電報。

我生平最怕接到電報。尤其是家中的。因為每次家中電報的報告，總是大不幸的消息。這次，恐怕也是凶多吉少。跳動着的心催着戰慄着的手，將這信封打開，猛然間聽見哥哥悲慘的喊着『母病速歸』！

這時。我的神經錯亂了！我的知覺停頓了！我的視線直射着宋君，宋君也順着我的視線射了過來。我沒有哭，宋君也沒有說出半句安慰的話來。——一時陷於痴呆的氣氛中。

『伯母大概是有點小病，想念你，知道暑假沒有什麼事，叫你回家看看。好，你就收拾收拾，明天早走吧！』

『好！那末你也睡去吧！』我催促着宋君走了，也許是謝絕他的安慰。

還有什麼東西可收拾？任何東西不要都可以，我還是早睡，明晨早起去趕汽車吧！心雖是這樣的打算，但總像熱鍋裏的螞蟻似的，那肯有片刻的寧靜？胡同口上，總聽着有哥哥喊我的聲音；帳子的四週，都像是慈母在微弱的呻吟；每一個角落裏，彷彿都有她最悲的影子；母親臥在病榻上，消瘦得不成樣子，姊姊和弟弟跪在母親的兩側，各自背着母親的臉，暗暗的飲泣，母親還時時掙扎着抬起頭來，張開她那雙無力的眼，四處找尋，也許是在尋着她那遠在他鄉的兒子。我有時也清醒，知道還是在濟南的一個角落裏，但是悲慘的聲音和悲慘的幻影，總是若隱若現的不肯消失。

『大概伯母有點小病，想念你，知道暑假沒有什麼事，叫你回家看看。』是的，宋君的話，多半就是事實。記得寒假離家的時候，母親曾叮嚀了多遍：『放了暑假，無

論如何要來家一趟，就是在家住三天五天再出去都可。牢
牢的記着！不要忘了！」我想到這裡，心裏即刻覺得安慰
了許多。我即刻走到桌前，拿過筆來寫出：

最上等的點心兩盒

最好的罐頭兩桶

葡萄乾一大盒

薑糖半斤

冰糖半斤

白糖半斤

薄荷糖半斤

最後還註上：到泰康公司去買。

罐頭和葡萄乾，母親沒有吃過。雖吃過點心，但吃的
都是本地造，沒有什麼滋味。這些東西，母親一定很愛吃
。第一次吃她兒子的血汗換來的東西，一定覺得特別香甜
。見了兒子，又是第一次吃着兒子的血汗換來的東西，精
神一痛快，一定比吃藥還見效呢。

……

思潮一起一伏的沸騰着，總不肯有半刻的平息，雖有
時想到可以寬慰的地方。緊跟着却又是可怕的幻想；更加

悲慘的聲音仍在響着，悲慘的幻影仍在排演着，無論怎樣
的想擠絕牠，牠總是在我耳邊嘶喊，在我的心頭糾纏。恨
不得即刻天亮，好爬出這煩惱的大海，踏上歸家的途程，
而滴打滴打的錶，響的更特別的遲緩，幾乎要休息了的樣
子。

真的『愁人知夜長』，好容易窗縫裡透進了一點幽輝
。是這樣晴郎的天氣，沒有一片雲，也沒有一點風絲兒，
這或許是特給歸心急切的人兒的一點方便。

我草率的招呼了宋君一聲，走向了泰康公司。真順當
，泰康剛剛下門，我便是牠開市大吉的第一個主顧。

東西照單買全了。我走出了泰康，跨上一輛最快的第
一車。一路上正在欣喜着各方面的順當，而到了汽車站一問
，竟因為近幾日的陰雨太大，仍是不能開車，啊！這在我
的時間上，是如何大的損失！旱路既是不能行了，只好到
黃河去坐船。我出了一個最高的價錢，僱了一輛最慢的洋
車；路又是這樣的泥濘，我幾乎和洋車夫吵起架來。費了
一點多鐘，才到了洛口。

小小的西南風起了，很可以拔錨了，而可恨的船花子
們，却只貪招攬客人，直到九點多，船才離了岸。

兩岸的林木和村落，很快的退向後邊去了，而我總覺得船身只是在「打腳走」似的晃動着。坐船比不得打鞦韆，任憑你的兩腿使多大勁，仍然無關牠前進的速率，最使人不耐煩的，每到一個碼頭口，總有人下船。船每靠一次岸，至少少走四里路；但是我又沒有權利禁止人家下船。所以我雖是在安靜的坐着，心裡却和河水一樣的翻攪着。

船上總共有四十來個人，我全沒注意到他們的模樣和神情，只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女人，很像我的母親；黃黃的臉，瘦瘦的腮，額上一道道的皺紋，顯示出困倦和不舒心的樣子來。我沒有勇氣跑到她面前，叫她一聲母親，因為我的母親還在家裡期待着，還在病榻上期待着，期待着我的安慰，期待着我的侍奉，我不能把我的愛，給予這個不相識的老女人；但是在我的下意識中，她却成了我的母親的化身。我眼望着她，心裡在展着母親的影子，母親的愛，和到家後的情景。

太陽走到西南去了，已是四點多鐘的時候，二百多里的路程，好容易走到了盡頭。我默默的別了那個不相識的老女人，提着將要走進母親口裡的東西，燃燒着急切的希望的烈火，踏上了故鄉的大道。

迎面來了四個騎着腳踏車的兵士，走到近前，向着我很很的注視了兩眼說：「你是周先生嗎？趕快走吧！家裡正等着你了！」

「怎麼樣了？」我急切而警慌的問。

「沒有什麼，老太太有點病，你趕快往家走吧！我們的公事還忙呢！」？他們騎上車子走了。

「沒有什麼」？為什麼還要「趕快」呢？哎呀！我的母親一定很危險了！

兩步合做一步的走下了大堤，走到外祖家的門口，一個女人見我敲門情急，問我「死的是你的姨媽嗎？」

我不知道我這時是怎麼樣了，「號」的一口哭出了聲來。見了大舅，才知道我的母親就在今晨七時去世了！一夜一天，祇想着怎樣安慰母親；母親嚐到她兒子血汗換來的東西……；那料到我所帶來的東西，就是祭奠母親的東西？我踏上船板的時候，就是母親與世長別的時候？這次回家，就是奔喪呢？

我哭着，大聲哭着，騎上了表哥的腳踏車，在這崎嶇不平泥濘不堪的窄路上馳騁着，飛奔着，惟恐怕見不到母親的尸體。但是路是這樣難走，車子是這樣的不受使，我

的腿脚又是這樣的酸軟無力，處處都好像有的意與我為難。有許多人遇到我，和我搭訕，我都用『回頭見』一句話應付過去。我沒有理會他們搭訕的什麼話，更沒有理會是誰。

雖有眼淚在打攏，但是我的視線已經透過了眼淚，射到那低矮的莊村上了。我再也忍不住了，喉嚨裡好像有彈丸要跳出來。我大聲的號哭着，東倒西歪的走進了我的莊村。我看不清那是路，不知道那裡有坑和牆壁，只聽滿耳是人聲。我從車子上張了下來，只覺得犯人出決似的有兩人扶着我，一片慘絕的哭聲，從我家裡發出來。我瘋狂了似的跑到母親的靈前，撲呀！天啊！白紙被的底下，便是我的母親？

『娘！娘呀！……我回來了！……娘呀！你的兒子回來了！……』

任憑你怎樣的哭喊，任憑你怎樣的推動她的靈牀，她總是一動也不動，一哼也不哼。姊姊好像恐怕母親聽不出是我的聲音，把嘴湊近母親的耳邊：『娘！娘！弟弟回來了！……你知道嗎！……你在這念了好久的兒子回來了！……』

我雖處在這一片慘絕的哭聲裡；但是我還明白，我的

母親這就是死了！

記得母親曾說過：『兒哭娘一聲，震天震地；女兒哭娘一聲，實心實意；媳婦哭娘一聲，虛聲冷氣。』我覺得弟弟和我的哭聲，可算得世上最大的聲響了，怎麼還震不醒我的母親呢？母親呀！你還記得你的話嗎？你聽見你兒子的哭聲了嗎？母親！母親呀！我不敢說你是忍心，你何時肯讓你的兒子這樣的傷心過？你如果知道你的兒子這樣的瘋狂，你將要怎樣的來安慰我呢？現在有誰來安慰我呢？我能求誰來安慰呢？我肯接受誰的安慰呢？現在呀，只有哭是安慰，只有守着母親的尸體號哭是無上的安慰，我這樣不顧生死的哭，便是在急切的尋求安慰；可是姨，姑子，姑母，姨母，她們為什麼禁止我哭呢？這不是剝奪我的安慰嗎？她們為什麼要拉我到別處去，不讓我守着母親呢？怎麼這樣不近人情呢？

『人是死了！哭也當不了……』

『您娘不能痛你了！你還是自己痛自己吧！……你看你全身都濕透了！……你看你的臉紅的！……哭出病來還了得！……』

『……』

你們這是來安慰我嗎，不讓我哭便是給予我的安慰嗎？你們爲什麼也都圍着我流淚呢？我不需要你們這樣的安慰。你們的話，我全都明白，不用你們說，我可以明白，不用你們這樣的解勸我，我的心情惟有我自己知道，你們不是我，你們那裡知道我的心情？你們那裡知道哭是我僅有的安慰？我爲了尋求安慰，那怕病了？死了都值得！

『不要哭啦！這孩子怎麼這樣不聽話呢？來，我給你帶上孝帽，你自己穿上孝衣……不哭吧……』

孀母給我帶上了孝帽，姨母壓起我來，給我穿上了孝衣。啊！我是『哀子』了！我已是沒有母親的兒子了！從今以後，我便是被幸福擯棄的人了！我再沒有資格和機會走進幸福的圈子了！已經逝去了的生命啊，再也拉不回來了！未來的灰色的悲哀的前程啊，何時才算盡頭？

『不哭吧！天不早啦，打發母親入殮吧！』這是哥哥的聲音。

忍心的人啊！連母親的尸體都不讓我多守一會兒嗎？我那肯讓母親即刻鑽進那棺材呢？但是我又能拿什麼來反抗呢？我只有哭，我只有號哭，這加劇的哭聲，就是我的反抗，就是我最有力的反抗。

『不要哭哇！天這樣熱，蒼蠅這樣多，要不是等你，早就入殮了！入了殮以後咱們再哭！』哥哥着急了。我極力的極力的壓住了哭聲，可是姊姊和弟弟還在放着公鴨子似的騷子嘶號着。

我背着『隱身草』，在前面引着路。由那些忍心的人們抬着我的母親，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動着，一步一步的接近着棺材。

氣壓是這樣的低，簡直透不出一點氣來；而不近人情的人們，又極力禁止我哭出聲來，並且還強迫我低聲的念着：『娘啊！別害怕！打發你黃金入橋呀！』我怎能念成句？又怎能壓住我的哭聲？這種被抑止之下的哭聲，更加被阻而猝發的汽笛，如何能把牠抑止得住呢？我怎能顧到母親的害怕不害怕呢？如果母親因爲我的哭聲而害怕，她怎麼不因爲我的哭聲而醒了呢？

我的母親終於被他們放進棺材裏。一切迷信的俗套子都辦完了，這才揭去了紙被，讓我看一看我的母親。我極力的擦乾了眼淚，除去了障礙，清楚的看見了我的母親：半凹陷的雙眼微閉着，將要脫落的門牙微露着，臉是這般的黃，而被困倦和虐待所壓榨出來的皺紋，依然深刻的存

在着。我探了探身子，握住了母親的手，啊！母親的手是這樣涼！幾乎使我忘了母懷是那樣的溫暖過。弟弟惟恐我獨得了母親的愛，蹣了蹣腳，一把握起了母親的另一隻手。這是母親與她的愛兒最後的接觸了！我願意溫暖了母親的手，把我所有溫度，傳到母親的身上，而可恨的人們見我的眼淚落在母親胸上，說是「不祥」，惡魔般的將我和弟弟掣開。凶惡的人們，忍心的人們！你們不知道這是我母子最後接觸的一刹那嗎？有什麼不祥？不祥又將怎樣？母親的淚，也曾落在我的腮上過，也曾落在我胸膛上過；母親的懷裏，滿是她兒女的淚痕，你們知道嗎？不祥在那裏？多管閑事的人們！無論我心裡怎樣的憤恨，但依然是只用加劇的哭聲來抵抗。

釘棺材的聲音一聲一聲的響着，銳利的尖刀一下一下的在我心裏攪着。我永遠永遠再見不到我的母親了！

從廟上回來，我寸步沒有離開母親的靈柩。並不是爲盡孝道而守靈，實在覺得沒有其他可以放我的地方。弟弟也和我一樣的在寂寞的坐着。

已是十點多鐘了。姊姊打發小孩兒們睡了，也來到靈棚裏，坐在我的身旁。我不明白她是怎樣，見了我總是撲

簌撲簌的眼淚落過不住；同時我也不明白我自己，見了姊姊，總是要哭出聲來，似乎覺得她成了母親的化身。

「放了暑假你怎不先家來看看呢？」姊姊的話裏，似乎有極度的埋怨。

「……」我沒有回答；可是姊姊也許從我的眼淚中，看出我是在後悔。

「在剛放暑假的時候，——母親還健康着——母親一天不知道念道你幾次，有時更到家南去望。每次失望回來，總恨的罵出口來；可是接着又好像是原諒你似說：「看起他不回家來，打他兩下也解不了我的恨；可是看起家裏的飯食來，他永遠不回家我也不怪他。」既至她病了，時常的念道起你來；可是每次商量她給你打電報，她總是說：「我幾天就好了，不要大驚小怪！這樣熱天，讓他在途中哭出病來，豈不更麻煩？」她自己始終指望望着好，始終爲你着想。那料到後來打電報也來不及了呢？……」姊姊娓娓的談着，眼淚比話出來得還流利。每句話，都好像母親在責備我。不可抑止的悔恨，逼着我哭出聲來。

姊姊走了，已是午夜的時候了。哥哥問我吃不吃東西我才想起從早晨還沒有送一點東西到口裏。可是掛鈔券

好了，我又好像已經吃過了飯似的。

哥哥恐怕我太累了，要我到鋪上去休息，其實我一點也不累，幾乎不懂得累是什麼東西。哥哥倒很知趣，一點也沒有勉強我。我要弟弟到鋪上睡去，弟弟也不肯，我也沒有勉強他。

香，一分一寸的消失了，變成縷縷的白煙，象徵着人生的幻虛；豆粒大的燈頭，射出微弱的光芒，暗示着我前途的黯淡。弟弟在亂笛般的蚊子聲中，蜷伏在母親靈下的乾草上，一動不動，好像睡在慈母懷中一般的安適；但是由他的呼吸聲來判斷，知道他並沒有睡着。他那裏懂得守靈？他之所以不到鋪上去睡，大蓋也是不願意離開母親，知道臥在這變象的母懷裏，也將要不是久有的機會了。

哥哥和弟弟一樣的寂靜了，靈棚裏更覺黯澹的可怕。我踉蹌在乾草上，追想着檢討着母親這一生。

母親這一生，可說一半是幸福的，一半是痛苦的。所謂幸福的這一半，不過是鄉村女子中的較好者；而痛苦的這一半，那是一般人意想不到的地獄生活。據說母親未到我家的時候，是過着幸福的生活，從未走到鍋台，受過煙氣的薰蒸；也未到過塲園，嘗過烈日飛塵的滋味。那時，

外祖家也算得小康之家，物質的享受，也不比一般人低；但一來到我家，她的幸福生活算是結束了，地獄生活便從此開始了。母親常對我說，在她初到我家的時候，正值年境不好，而我家更以遭遇了意外的不幸，以致業不抵債，所以一切都比人家苦。那時的人還沒有現在的人們聰明，雖是業不抵債，但總不肯聲明破產，請求債主打個一折或二扣。爲了償還是筆鉅債，我的祖父和父親種園，曾祖母便於操作竟日僅有的晚間這點閑暇，把全家的女人管到一個屋子裏紡紗。誰若闖了，拐杖便是『喚醒使者』。關於飲食方面，說出來真難以使人相信。有一次，男人們都出去作短工去了，分穀苗的工作，便完全放在女人們的身上。她們爲時間的經濟，不回家吃飯，帶了幾個糠餈餈，預備餓時，隨便吃點。她們工作了多時，正想吃點東西，不料剛揭開包袱，來了一陣大風，將糠餈餈壓跑了。

雖是這樣，母親也不認爲這是苦，因爲這是全家普遍的待遇。她認爲這正是治家之道，爲將來的幸福計，爲子女的幸福計，不得不如此。最使母親傷心流淚的却是精神的痛苦。我的祖母早早去世了，代替婆婆的職權的，便是我的叔祖母。我不敢說她是個悍悍的女人；但她確是辦不

出好話歹話，分不出眉眼高低，最難侍奉的一個婆婆。她發起威來，會使我的母親不敢大聲喘息。母親在黑暗中無人處落在我的腮上的淚，多半是這樣壓榨出來的。在這種不敢怒而更不敢言的壓迫下，便種下了多病的種子，註定了這半生的命運。雖是我們稍大了，常爲母親抱不平，但怎能因爲我們這點力量，減輕了母親的壓迫，提高了母親的待遇？在我十三歲的時候——我在高小讀書，沒有在家的——竟因一點小事，我的母親嫡母姊姊和弟弟，在細雨濛濛之中，被趕出來，三日沒得回家。祖母年紀老了，性情比較和善了，可是大家庭的怪現象，又一日複雜一日。聽說母親剛得病的時候，爲了吃藥問題，還生了一場惡氣。

人早晚是要死，母親的死，並不怎樣使我傷心；母親死時，我雖沒在跟前，但有姊姊不離左右的侍奉着，我也不認爲是怎樣的遺憾。我所認爲是不可沒滅的遺憾的，便是母親的這一生。

我的頭有點沉重了，腦子也在隱約作痛，雖時時的打瞌睡；但總像是受過驚似的不能安穩的睡去，一合上眼皮，便看見母親在骯髒的磨房裏，全身落着霜似的粉末；看見母親在烈日之下，飛塵之中，漲紅着臉，褂子濕透半截

；看見母親在暗自落淚；看見母親氣憤憤的在與人抗爭；甚至黑暗處，燈影裏，都藏着母親的可憐的影子。母親快樂時候的像貌，怎麼也想不起來，出現在我的幻覺中。

哥哥在呼呼的鼾睡，弟弟依然蜷伏在乾草上，我這才清醒了，知這自己是在守靈，母親便躺在這堅牢的棺材裏！

一天三次上廟；日夜焚着常香；「指路」的時候，我便喊着「西南大路！佛境之地！甜處安身！苦處使錢！」「家祭」的時候，我便聽從着司儀者的口令，磕上無數的頭，長時間的跪在母親的靈前。這一些，我知道是迷信；但始終不肯稍有草率，總覺得母親是有魂靈，每一椿，都能打動我的悲慟。戚友們來弔喪，我便放開喉嚨哭上一場；太寂靜的時候，我便一遍一遍追想；太疲乏的時候，我也依着棺材，朦朧上一刻半刻。從這樣半醉半痴中渡過着，已到了出殯的日子——十九日了。

到了太陽該出來的時候了，天空却彌漫着濃雲，使他不得露一露頭角。該到炎陽發威的時候了，不緊不慢的雨却開始嘩喇起來了。親友們陸續的來了，都淋得像落湯雞，也有好多，竟因了下雨不來了。

姊姊沒有一時的安靜，隔不上一刻鐘，她總要到靈棚

門上去看幾次，回來總是很憔悴的說：『雲依然是厚厚的，沒有一點縫兒。母親的大事，竟遇到了這樣天氣！老天爺！晴開吧！』她只在着急，並沒有想到什麼『天地共泣』『草木含悲』。

快要晌午了，雨依然嘩喇着。外祖家的人們來了，也都淋的週身通濕。表姊姊表嫂們，哭的都非常哀慟，我不知道他們是藉題發揮，還是真的爲了她的姑母，却惹得姊姊破竹般的噁子，號個不住。

本來這是接近母靈僅有的時間了！幾點鐘後，我和母親將更多隔上一層厚厚的土，分開在地平線的上下了！但是這裡謝客，那理殮頭，沒有一點閑空兒可以守着母親。弟弟似乎也感覺這時間的寶貴，一回到靈棚，身子便斜依着棺材，頭緊緊的貼着棺板，似有說不出的酸楚，無限的依戀；但母親却依然直挺挺的躺在棺材裏，不能施給她的兒女們半點安慰只是黯澹的燭光晃動着，香烟繚繞着，似有極度的不安；但又怎好說這便是母親對於我們的表示或給予我們的安慰呢？

戚友們都吃完了，雨雖比較小了一點，却依然沒有晴意思。爲避免戚友們的久候，不得不準備起靈了。在母靈

行將離家的這一刹那，我再忍不住了，如火山爆發前的一刹那，如怒濤即將潰決的一瞬間，非大聲的哭出來，不足發洩我胸中的鬱悶；但各種人情的應付，迷信的陳套，還要我親身去作。在作這些勾當的時候，是絕對不准哭的，我已經是失掉自由的人了。只有咬緊牙關，聽憑着司儀者的指揮與擺弄。

些許的聲音起了，母親的棺材開始晃動而漸漸的高起來了，被抑止了多時的我們，才得痛快的哭出聲來。在這一片震天動地的哭聲裏，什麼事情都忘了，只有大聲的哭號；什麼都不管顧了，只有隨着母親的靈前進，跌躓在風雨中踉蹌在泥水裏。這時，我成了世上最可憐的人了，每個人見了我都會流淚；世人都是懇摯真誠的了，任何人在與我表同情。但是我却不能從他們的身上得到什麼安慰。

母親的靈橫在人叢的頭上，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動，走向她永久的歸宿。我沒有感覺出來，這時間是快了還是慢了；但終於來到了塋地裏，來到母親永久的臥室，眼看棺材慢慢的落了下去。這時我的胸腔裏是這樣的燒熱，非把心拿出來，讓雨沖洗沖洗，不足以解消這種強烈的熱度。

將要埋土了，要我到墳裏檢驗一遍，給母親拭棺。我伏在母親的棺材上，雖是接近母親的最後的機會，却覺不

出有絲毫的安慰，而一聲的哭喊，所得到的反應，只是扛抬者的揮淚。

我終於被他們拖出來了，接着一塊一堆的泥土，落在母親的身上，壓在我的心頭。我的母親將永遠與人間隔離了！我的心，也永遠埋葬在母親的懷裏。

已是五點鐘的時候了。我從坟上回來，走進了母親的屋子。屋子裏黑黑的，靜靜的，十分黯澹。姊姊一人坐在床沿上，一動不動，一響不響。我沒有看出她是在暗泣，還是在尋思。我本想到她跟前去安慰她；但是終於沒有說出一句話來，反而自己也難過來了。

弟弟從外面進來，向姊姊要五個大子兒，去還母親病時所餘的糖錢。我不知怎的一時透不過氣來，昏倒在地。啊！我真想不到我的母親會可憐到這步天地！

七八天來，好像失掉了靈魂似的，從家裏跑到外頭，從塘邊跑到樹林裏，各處都呈現着一種淒涼的景象，什麼事情都不感覺興趣，什麼東西都有悲楚的提示力，都會使我傷心流淚，甚至於痛哭。我最不願意遇見大娘孀子們，以及認識母親的任何老女人。她們最愛提到母親的往事：

母親所有的好處，母親所受的痛苦，母親福簿……總是拿『好人無長壽』來作結論。她們那裡是來安慰我？總是自己先淚涕交流的說不成句。

姊姊和弟弟，也無時不被埋在悲哀的深處。我很想多和他倆在一塊兒，安慰他們，但往往適得到相反的結果。這沉重的悲哀，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再也不能在家過下去了。不得不趕快的逃出這悲哀的圈子，雖是姊姊以『守喪』的孝道來勸我。

太陽還沒有出來，老劉已備好了驢子。家人們仍如以前的送別；但每個人的腮上却掛上了淚串，瑣碎的叮嚀，再也聽不到一聲。我也默默的對着他們，排演這悲哀的一幕。最後還是父親說『走吧！』這幕悲劇才算結束。

我跨上了這可憐的老驢，再也沒敢回一回頭。一片片的禾稼楊柳，模糊的從前面迎來，模糊的向後方退去。麻亂的思潮，也模糊的湧來，模糊的逝去。『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從今以後，我無所顧念了！我將要忘却了前情，去作我以前所不敢作的一切事。

獸子講的故事

W. S. Maugham 作
沈 和 譯

世界上少有比哈苑那雪茄更好的東西。我年青時候窮到人家賞一枝雪茄才吸一枝雪茄的常兒，我拿定主意，有朝一日發了財，每天午餐或者大餐後，我一定吸一枝雪茄，這是我當年惟一的志願，也是我惟一見諸實行的野心，而不會為實際所苦。我愛滋味溫和醇厚的雪茄，既不小到你還不會噁着牠，牠已經燒完的程度，也不大得令人望之生厭；一個小捲，不使你見到牠覺得如何吃力；烟葉堅實，不至于一着你的嘴唇便變個稀爛，還要保持香味直到成了一段烟屁股，但等你吸進最後一口烟，踏滅那醜陋的殘餘，眼望着縷青烟，飄搖空際，你若不是靈感遲鈍，你很難不感到一些兒愁悶：想到所有逝去的勞力，謹慎，困苦；所有必需的思慮，困惑，繁複的機構，都用來供給你這半小時的消受。爲了你有許多人在熱帶的太陽下整年炙曬着，有多少船隻走遍了大洋。這種感想將愈趨深刻，當你吃上一打牡蠣（陪同半杯白干），終至幾不可忍，你若走近一盤羊肉片時。

因爲這是些動物，而且想起來也着實令人膽寒，這些畜牲們自地球上能夠生存時起，便一代接續一代，幾萬年的生存着，而其結果終於被擺在碎冰盤子白銀焙器之上。或者因爲迂緩的幻想不能夠抓住牡蠣被嚼時那種可怕的嚴肅；或者因爲進化告訴我們，牡蠣與外界沒世不相交通，這自然是冷淡我們同情的一種情形；牡蠣有一種絕世獨立的态度，使人們的野心，感覺被侮慢；又有一種自足自滿的神氣，使人們的虛榮心，感覺憎惡；但是我不曉得一個人怎能夠見到一盤羊肉片而不引起流淚也無濟的一個念頭，——人類自己也難逃例外，一個種族的歷史便與君前盤中嫩肉有息息相關的牽聯。

並且幾乎人類的命運有時思想起來也常令人大惑不解。把這人那人的想想：看，會是很奇怪的事。安分守己的一個市僧之徒，一個銀行職員，清道夫，合奏時立在第二行的中年歌女，想想他們以前無窮盡的歷史，以及他們長長的一串的巧遇，被世事的演變駕御着，從洪荒時代的泥淖

中，把他們于此時帶到此地。當這種可怖的盛衰興替一定要帶他們來時，我們不由得想到有甚麼重大的意義附着在他們身上。無論他們那一種遭際都將司命之神或策動他們的隨意甚麼神靈多少有些關係。一陣不測風雲襲上了他們，那搖搖細絲立刻折斷。與天地具來的這一段故事，便倉猝了局，看來像原無意義，乃是一段獸子講的故事。如此富有戲曲性質的重要事件，可以被如此瑣細的原因來主使

，寧非怪事？

一件無關痛癢的意外，原可以不發生的，會生出不可預料的結果。看來「摸瞎」反而注定了萬事。我們最細微的舉動，可以於全人類的生活有大影響，而全人類與我們並無甚麼牽扯。生命的確像是虛構的，我們必須有一種特別的幽默的感覺，來看它的笑場。



初 夏

馬際融

當戀意的夏天爬到人間時，
春從少女懷中凋萎了。

綠蔭遮沒了花影，
呼吸從心裡偷去個輕鬆。
蟬的曲譜描上葉沿，
草地上飄流着好夢。

想起午後的沉悶把園心壓扁，
門下的狗喘紅了眼睛，

嘴裡拉出條長的舌頭，
天地的和平給蚊蠅咬亂；
更記起荷塘圓月，
托住的那顆蓮心，
蜻蜓的尾巴在水皮拋下花園，
像爲探索人生才吊起心胆，
露珠夜夜凝着萬個凝眼。
你汗毛挑起的瑩晶，
可經得住扇扇？

五，廿七，

輓歌

——獻給憲泗之靈——

誰說這突兀的消息不是句謊語？
誰又能說它不是個想不透的隱謎？
我如何會相信人間酷殘到這般？
我又如何不承認你已臥在地下永眠？

憶海裡給你畫過的影像還是那樣清晰，
亮的眸子透出生活的熱義，
活潑得像隻小鳥飛在山林，
也曾展翅高空懷着大鵬的心。

爲着別人的災難唱起哀歌，
愛情給你腦海打開道愁河，
羸弱的心上那馱得起過量的沉重，
到處颳着使你窒息的罡風。

如今你已適心嗎，地下長眠的人？
已經走到另個世界了，
隔着土莫再看鬼樣的醜臉，
忘却吧，在人間曾作過的苦笑！
願晨夕霞飛是你的幕啟幕落，

馬際融

枕着大地聽水在幽谷高歌，
倦時只管安心作個香夢，
我已叱斥蚯蚓了，令它息了吟聲。

附記：

「……憲泗在三月十九日滅亡于故鄉了。他死的原因，據克家先生說，是爲了愛情，爲了繁重的家事，爲了個性的清高，爲社會所不容，因而走上了毀滅之路。……」這是日前接到的一位不會相識的朋友李書春君的報告，這是迅雷似的惡耗呵！立刻給我心上烙了個創痕，畫上道陰影。萬分悽傷下，我哼出這闕輓歌。實在，也只有這闕輓歌罷了，生死路上，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憲泗姓陳，是位青年詩作家，雖然不曾發表過怎樣多的作品，但由少數中已十足地表現出他的詩人的靈魂和健強的筆了。所以，他的死，在荒蕪的詩壇上，委實是個大的損失，是應該十分惋惜的。

人常說詩人壽短，不多的幾年中，徐志摩死了，朱子汶死了，方瑋德也死了，如今，陳憲泗又死了，這事真是個悽傷的迷！

代 郵

(一)

平舫兄：
先後收到二稿，已轉本刊編輯部，釋念為荷。
弟警民敬覆

(二)

鄒平季予魯先生：
來稿收到。李魯人先生通訊處為北平西郊成府
蔚秀園，有信逕函，或由本社收轉均可。
編者

青年生活

寫給青年朋友們之三

許書五

諸位朋友：

我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尤其是用筆來說。好在這個地方是我們自己的園地，也無妨借這個地點來瞎說一陣。現在我要向諸位談的問題，就是創作上的鑑賞問題。

曾記得有人大意的這樣說過：一般的讀者，鑑賞文藝的程度，可分三級，最高級的讀者，欣賞一篇作品，除注意作品的內容及文字外，更注意到牠是否適合社會情形，是否與現代環境相吻合，是否是當代大眾的呼聲，能合此種種條件者，方是無上佳品。第二級的讀者，則祇知欣賞作品的內容及文字的好壞；而不知作進一步的探討。最低級的讀者，則唯有欣賞文章的內容是否適合自己的脾味，有如看故事聽平詞一般，而絕不顧及其他的一切條件。

關於第三級的文藝鑑賞者，有許多的好例來比擬他們

。比如鄉間野老，每於夏秋之交，月潔風清的夜裡，圍坐在亮光的空場中，大講梁山好漢及三國演義，說的唾沫連天越說越起勁，聽的津津有味越聽越愛聽，他們只能欣賞到花和尚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酒醉後歪歪楞楞的跑回山上大關山門寺，那是如何的熱鬧呀！張三爺托槍勒馬，獨立當陽橋上，及至大聲一吼，折斷橋梁，唬退百萬曹兵，這又是何等的神威呢？的確，他們只知道聽到熱鬧的關節時候，便手舞足蹈的大樂一陣，而絕想不到非有施耐庵羅貫中那樣的大手筆才會產生出這樣的生動驚人的文字來。他們更不知作進一步的思索。

不但一般鄉農只知欣賞故事，而不知欣賞文藝價值及其內在的真精神，可以說現在一般青年的心理也大都如此。試就書肆間各種出版物的銷路來論，任你是很好的文藝

理論或時代批評，總是銷路無多，甚至三五年內不能賣完一版。即便有人買去，也不過是裝點書架而已，或者需要某種材料的時候，也許搬開看一看仍然把牠放還原處。而一般小說作品呢，自要牠不十分討厭的話，一年之內總可再版三版的繼續的往下印。

再就個人教書的經驗來說，你如講一篇講故事的文章，不管他的文字好壞，有無價值，一般學生總是平心靜氣的傾耳細聽。如講一篇討論文藝價值及時代現象的文章，多數的學生聽着，總覺索然寡味。所以如此的原故，就是因為多數的青年鑑賞文藝的程度太低，他們只走到了最低

的階段，而還不能作進一步的邁進。

諸位，我們要知道，我們是時代青年，我們在創作方面，固然不但光使第三級的讀者來欣賞，同時更要使第二級第一級的讀者也來欣賞。要抓着時代的精神，適應社會的需要，不要離開現實，而與牠共同向前邁進。在賞鑑方面，也應該努力修養自己，來做一個能把握時代的第一級的讀者，不要僅只浮淺地欣賞了一點點的「趣味」便以為滿足了。

我的話完了。諸位也或許還有更好的意見吧？望你們能寫給我一點。好，再見。

靜靜的日午

李德俊

暑期回到故鄉去，這是我一年中唯一的快樂時期，自由時期。其實故鄉的熱，並不次於都市，只有晚間，在村外納涼時，微風吹着，彌望的禾稼，一片黑綠色，映着在雲際飄然行走的月，遠遠的望着，閃過樹林，山頭，那才是一幅絕妙的村野圖畫呢！

正午的日光，真是火焰一般，人們在日光下行走好像

熱鍋上的螞蟻。這時候人們都停止了動作，他們避在山腰的樹蔭下，或風口，或屋內，每人搖着一把芭蕉扇，閉了眼睛乘涼，等候這酷熱過去，名為歇晌。此時各處都是靜靜的，如果你到鄰家去，也許一進門，就聽到鼾聲。只有我們這些靜不住的孩子，每當大人們睡熟之後，便偷偷的約會着同去玩耍。拿着扇子，和小鐵盒，去捉小虫，飛

的，爬的，叫的，如知了蜻蜓之類。有時到山野裡或田地裡去找果食吃，我們特意從高深的莊稼地裡走，避着陽光，跑到綠森森的林子去。莊稼的葉子常磨擦得我們肩膀發痛，然而我們一點都不在意仍舊是那樣的跑，這純粹是小孩的精神。

林子裡的地上，都長滿了高草，從上面的樹縫裡，漏進來一塊塊小的，圓的陽光，好像把嬌黃的金塊，勻撒在綠的草上。風是一絲都沒有，樹葉被晒得衰頹，都低着頭，也像人的歇晌。只有知了却叫得更起勁。牠們藏在樹葉下，比蟲兒略大些，與樹一色，靈敏得實在難捉。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能爬到樹上去，樹一搖動牠便飛去，要用長竿一端放上黏膠來碰。或竿端結上馬尾來網。我們分頭去捉，或找果食。靜靜的，嫩綠的高草，被我們踏平了，知了的歌聲和蜻蜓的自由舞被我們攪亂了，和平的樂園被我

夜

天空浮着雲片，月亮被雲蒙得一絲兒光都沒有，靜靜地一片漆黑的夜晚。宿舍裡已打過了息燈鈴很久很久，屋

們蹂躪得不成樣子了，結果每人熱得汗淋淋的，耳紅面赤，聚到一處，各獻所獲之物，收在一塊兒，再平均分給每個人。拿着，吃着，說着，笑着，唱着，一路慢慢回來。

有時我們經過莊子邊的灣，遠遠就聽得呼號聲，澎湃聲，望見水花亂飛，原來無數孩子已經在那里洗起澡來了，他們比我們鬧的更歡。

啊！靜靜的日午，是孩子們的歡樂時期，是的，只有這靜靜的日午，因為日一偏西，他們的父母，便叫孩子隨着往田地裡去做些零碎的事情。我呢！也得到屋裡去照例的習習字，念念「子曰」「詩云」排塞過這部分時間和責任。啊！日午願你多停一會，叫孩子們恣意的樂一樂，同時我也希望，懇切的希望，再有這樣的機會！

（南開初中）

方廣霖

子裡通黑，本來四人擠在一個小屋裡，夏天就不大衛生，除了打呼嚕外，又加上「W」的咯咯咬牙聲，天啊！叫人怎

麼能睡得着呢？

過去的事，一幕一幕的展開了，就是幾十年前的老古董，也覺得和在眼前一樣，越想越多，越睡不着，明早還考代數，真倒霉，身子翻轉了几十次，數目從一，接連囉唸到三四百，反而越有精神，唉！真沒辦法。

雲和月像在奮力鬥爭，時明時暗，弄得屋子也變成了一個令人不可知的神妙境界，我躺在牀上，憶起八年前母親臨終時的陰慘，四年前死去的森哥，還有兩三年前最熱心教我讀書的楚老師，和對我督責最嚴的朱老伯，而今竟均成了古人，一種淒傷陰慘的情緒，緊緊纏佔了我的心坎，難過的不堪忍受，四週的鼾聲，更響，又急又恨，睡着更少希望，夜一點的特別快車，也轟隆隆的軋過黃台橋，又好似親眼看見了火車的客人東倒西歪的瞌睡情形。

越想越有勁，越有勁越想。

爸爸的信收到了，訓了一大頓，這時候他許還坐在燈下辦公文吧，灰白的髮，變着腰，執着筆，口裡還不住的發出疲乏的嘆息……唉！我怎能忍心再惹他老人家生氣呢？

想想國家，一天一天的情勢更急迫了，然而我們的人

，中國的主人翁，還依舊睡在鼓裡，中國此時所需要的是有用的人，需要一能當百，一能當千的幹才，像我這無用的還活着，究竟爲了什麼，漆黑的將來，渺茫的前程，一時思潮漲的不可自抑，忽然想到乾脆不如自殺，於是，安眠水，大烟膏……等等的東西，均映現在眼前，經過了一陣猛醒，又非常咀恨這念頭來的太卑劣，西方諺云：「要自殺，先要殺死一個該殺的人，」誰該殺？漢奸賣國賊該殺，情性怯弱的人更該殺，好了，我只要勇敢，殺却我的敵人去……

母親！你寧靜的在天上，在地府，能不能也知道點你兒子在人間的苦悶？假若你現在活着，也許會使我有苦無處訴吧！

心弦劇烈的震蕩了十几下，想努力擊敗了我內心的苦，可是，結果弄得心裡不知是苦是酸，總覺不出是什麼滋味。

「苦苦悶何時了？」這是近几天來從非常苦悶中極自然湧吐出來的一句，自己很得意，覺得作得很好，很能愉快的表達一下我的心，但是下句却想不出了。

總之，我很苦悶，是老天叫我獨個兒這樣呢？還是每個青年都是如此？

月光究竟戰勝了烏雲，急馳的凱旋西去，然而我的心
情仍是那樣悽慘和激憤。

魚 船 上

二五，六，於濟南齊光中學。

路 星

七亂八糟的油棉花，一堆一堆的積滿了天空。東方的
半個天上，藏在油棉堆裡的一個紅面盆大的燈泡，微微的
篩下了幾縷淡淡的光來，交織着河岸上泛起的一層青紗似
的朝霧。

籠罩在朝霧裡的那隻小魚船，搖籃般的擺搖着，懷裡
正樓着一對酣睡着的夫婦。那種甜蜜的鼾聲，夾雜在水浪
舐着船底的聲音裡，做成了他們夫婦安睡的眠歌。

雖然他們每天所捉的魚兒，僅夠買米的，但也可以常
常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有時還從那小船裡聽見他們的笑
聲。唯獨有一件事，常使他們焦慮的，就是那劉二天爺爺
的三個兒子——大鼈種，三鼈種，三鼈種——全村的人沒
有不怕他們的，雖然背後常起上些綽號，但在他們面前
是必須笑臉相迎的。

疲乏過度的人很容易睡着了就沒有醒。當他的妻子第

一次醒來時，水面上還浮着墨水似的黑氣；聽了聽遠處村
裡的鷄鳴，她以為天明還須待一頓飯的工夫。摸摸爛睡如
泥的丈夫，想到了他那臉上被辛苦的輪子軋深了的縐紋，
一陣莫明的痛楚壓倒她了，疲乏趁此又把地拉回了夢鄉。

等到她覺到了臉上有一種東西在爬動的時候，睜開眼
來一看，她吃驚的叫了一聲；同時她的丈夫也醒來了。兩
人忙亂的跪在了船艙裡，忙用笑臉向二鼈種問了聲早安，
然而那二鼈種却只笑了笑——那種刺耳的冷笑。

二鼈種這次穿的是訂滿蜈蚣足般的布扣子的青色短上
衣，下着一條綠緞子夾褲，腳腕上纏着一根紫綢子帶，隨
風舞着，不時向禮服呢的淺口鞋接吻。在他那幅南瓜臉上
，抿着個蝦蟆嘴，口角上結着半截烟；坐扁了的禮帽，坎
在眼眉上。歪斜的帽沿底下，擠着一對棗核眼；白眼珠裡
透着一層酒後的紅彩。腮上的兇肉向上一縱，接着露出了

瘋狗似的牙齒，最後開了他那破鑼的樣子。

「媽的！你倆真舒服！魚呢！拿兩條，老子今天請局長的客，派我來找兩條。」

「劉二爺！昨天很倒霉，只捉了三條黑火頭，味不好，吃了壞了二爺的胃。」漁夫一面說着一面強笑着。

「哄誰？拿出來我檢一檢，」二鼈種說着，一雙棗核眼便轉着往四下裡瞧。

「劉二爺！這次可真對不起，真真就只有三條黑火頭。賣好了，也不過我們一頓飯錢，請晚半大吧！託你的福，捉了鯉魚，一定送到府上去，劉二爺！」女的帶着笑容請求似的說：

「放屁！拿出來！不然我就踢死你們這狗養的，」滿臉的橫肉像水浪似的動了。

船夫慢慢的爬出了船艙，打開了鎖着的魚櫃，三條黑火頭提出來了。

「媽的！出心嗎？我要這做他媽×吃。」二鼈種罵着，伸手掠過來，向河心一扔，黑火頭得其自由的去了。

「鯉魚呢，別裝相！」二鼈種不信的亂翻了一陣，見真的沒有魚了，便走到女的跟前，用手摸了摸女的腮蛋，說

了聲：「饒了你們吧，看在你的嫩腮上。」

「我們吃甚麼呀！」女的爲了這侮辱，哭着在船裡打起滾來。

二鼈種高興了！把烟蒂吐到了河裡，吹着口哨，跳下船去，洋洋得意的回村去了。

「劉二——」船夫用力的喊了二個字，忽然中斷了，低微的罵了一聲「鼈種」把全胸的氣輕輕帶出了。回頭望着三條黑火頭入水的河面上，不由的又發起怔來。

「這都是我不好，早叫起你來，就碰不上這鼈種了！這都是我！」女的哭着爬出艙說：

船夫像沒聽見她的話，兩道怒眉仍在隨水波而轉動着。

「天老爺要是真有靈，讓他們老子兒一齊病在三伏裡蚊子蒼蠅蛆來零咬了他們……」女的瘋了似的跪在船板上向天禱告：

「別咒了，認倒霉！只要天不給人絕路，我們就生活下去。讓他們積去吧，總有報應！我看水又漲了，鯉魚群許下來了，先捉兩條去買米吧！」

船夫挽上袖子，拔起錨來，由女的搖着橈向河心去了。

何房宮

彥 珂

一道檄詔

開動舉國壯丁，

蒐罄天下骷髏。

人山人海，

排起

遮天漫日的宮殿，

秦皇才賜給一副笑臉。

樓台掛起若干褒貶，

一人的愛好，

串盡天下珍寶，

利時獻上億萬年的奇巧。

萬家的

禍福

死亡

任一隻舌頭撥挑。

春風吹笑花朵，

月影蹣跚的徘徊，

憑空響起笙歌，

嫋嫋聲曼，

媚近「秋河」。

紅顏滿宮門，

從不懂得人間事跡，

歲月踏過香髮，

永久辨不清白天與黑夜。

到而今

滄桑籠罩着歡笑的深痕，

瓦礫填平了昔年的威風，

塵土，丘陵，

——接不住夕陽的殘紅！



● 投稿簡約 ●

- 一、本刊接收外稿。文言白話不拘，唯須合於本刊體例者。
- 二、來稿最多以萬字為限，特約撰稿除外。
- 三、譯稿須附原文，或載明原文出處。
- 四、來稿須用格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以便排印。
- 五、本社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者請附函聲明。
- 六、來稿除附有相當郵資者，恕不退還。
- 七、本刊稿費暫定一元至五元，或酌贈本刊。
- 八、來稿暫寄山東濟南初級中學顧警民收轉本社編輯部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封面	封內	正文前後
全	六十元	五十元	三十元
半	三十元	二十五元	十五元
四分之一	十五元	十二元	十元

時代青年 (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本)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時代青年社
 負責人 顧警民
 出版者 時代青年社
 印刷者 華北印刷局
 總經售處 北洋書社
 國內各大書局

全年 十册
 每月二十五日出版

定價表		
零售	全年	半年
一册	十册	五册
一角	八角	四角五分
郵費在內		

時代青年創刊號目錄

封內題字郭紹虞先生	
時代現象	
過渡時期	
危機	
關於會攷制度	
國故學上的「京派」和「海派」	
研究·批評·介紹	
意亞問題的回顧	明 綸
洛加諾公約之締訂與毀棄	顧警民
科學的新史學	郭 耘
齊魯方言考	屈萬里
關於紅樓夢作者家世的新材料	嚴徵青
近代挪威瑞典文學的動向	梁仁甫
文藝	
分家(小說)	子 常
復活節的夜(小說)	仁甫澤
我們的手(散文)	李達人
獄中(詩)	余 修
醉人(詩)	張溥東
悼一(詩)	李魯人
青年生活	
寫給青年的朋友們	孫鎮南
別	陳 備
「開夜車」	水 源
社中談座	

時代青年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封內題字郭紹虞先生	
時代現象	
顧全大局	警 民(一)
消滅內戰	云(二)
弱小民族與自殺	子 奇(二)
走私問題	杜(三)
論大學生的失業	甫(三)
研究·批評·介紹	
行將壽終正寢的國際聯盟	明 綸(五)
論日本對華外交	徐作霖(九)
齊長城起原考	西 山(一二)
我對於牛津大學的認識	曹子欣譯(一五)
哲學不是玄妙的	高名凱(二三)
韓愈評傳	王錫昌(二七)
詩關雎中的「鳩」和女人	張延舉(三六)
文 藝	
玲瓏(小說)	子 常(三九)
情癡(小說)	翁牛譯(四三)
星洲的風(散文)	張 枏(四七)
無題(詩)	余 修(五五)
記別(詩)	李魯人(五六)
夜(詩)	沈 和(五七)
青年生活	
寫給青年朋友們之二	梁仁甫(五八)
生活片段	宋梅占(五九)
孤獨	王洪濤(六四)